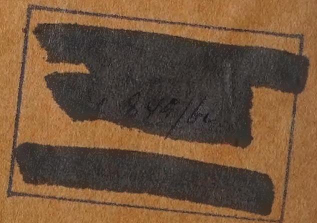
臨邑縣志

卷十 藝文　卷十一　卷十二





臨邑縣志

藝文志

邑於漢爲漯陰而襄楷以陰陽術顯跡其兩批逆

鱗揮斥閹宦讀星變兩疏雖千載下尚奕然想見

其爲人則豈獨一邑之先聲乎哉夫鷙鳥累百不

如一鶚自唐而降何遂閴寂無嗣音乎有明中葉

作者漸盛餘韻流風迄今未艾然如二李爭南巡

爭大禮受杖闕下其所論奏嘗必有侃侃過人者

而不獲與公矩兩疏並勒汗簡豈文之或傳或不

傳固有數存其間耶捃拾遺文而使後之覽者知其人論其世又豈徒一藝云乎哉他若關一邑之掌故與表一邑之形勝涉一邑之投贈者亦悉登之是編以備觀風者采焉志藝文

郫邑縣志卷十

藝文志上

著述

書跋

藝文志上

臨邑縣志卷十

臨邑縣志卷十

藝文志上

著述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襄楷著

天文陰陽書若干卷 襄楷著

貞觀百釋觀門十卷 釋道哲著

智照自體論六卷 釋道哲著

大乘聞思論 釋道哲著

古椿先生四書詩經說旨十卷

參苓集四卷　邑令上谷劉承忠著

仁術便覽四卷　張浩著

李叅政詩集二卷　李汝相著

李山人謬義　李汝相著

掖垣疏草　李汝相著

五品稿九卷　李若訥著

四品稿十卷　李若訥著

四品續稿十卷　李若訥著

楊花詩二百首兩卷　李若訥著

訓兒義二卷　李若訥著
二請堂詩集　李若訥著
蓮山抉要二卷　王三遷著
雞草截蒲錄　王三遷著
四書解　王三遷著
過庭百訓　王三遷著
撫浙奏疏　王洽著
典察疏略　王洽著
兩部奏議　王洽著

瑞露館文集 王洽著

吾鼎齋尺牘 王洽著

來禽館集二十九卷 邢侗著

來禽館世說新語鈔四卷 邢侗著

葩經講意二十卷 王慶遠著

詩經詳訓一卷 邢王佐著

太學誠意正宗一卷 邢王佐著

太極圖明解一卷 邢王佐著

平反錄 劉宏光著

按晉疏稿　劉宏光著

燕吟　劉宏光著

晉吟　劉宏光著

雲卧齋稿　劉宏光著

劉李合刻　劉宏光李昌期著

元氣化育錄　朱之光著

三才疏略　朱之光著

雪浪齋詩稿　邢王稱著

批點三蘇文雋二卷　邢王稱輯

大學中庸義疏二卷 馬中著

又山詩鈔一卷 王嵱著

四書詩經說旨 李朝恩著

紉蘭館草 許用敬著

詩草十集 邢固著

閒居彙草 邢固著

樸郁詩草 邢崤著

裕恒居詩草 邢嵋著

水仙疊詠一卷 邢嵋李顧潔著

邢氏家訓一卷 邢嶂輯

犁臺文獻錄八卷 邢悰著

誨蒙廣錄 邢悰著

來禽館藏札三卷 邢悰輯

來禽館外紀六卷 邢悰著

學庸宗註詳解一卷 陳際昌著

雲林館詩文集 孟長鑾著

芝蘭室非非草一卷 女史邢慈靜著

蘭圃詩草一卷 女史邢蘭圃著

閒園詩草一卷　文[illegible]邢閒園著

文園詩非草一卷　文史邢[illegible]著

雲林館詩文集　[illegible]邢[illegible]著

[illegible]一卷　邢[illegible]著

來餘館外紀六卷　邢[illegible]著

來[illegible]館議札三卷　邢[illegible]著

[illegible]　邢[illegible]著

[illegible]文[illegible]八卷　邢[illegible]著

臨邑縣志卷十終

臨邑縣志卷十一

藝文志中

璽書

勅諭

表

疏

策

原

議

論
序
記
說
書
啟
辨
祭文
誄

考

跋

爰書

賦

連珠

箴

贊

銘

臨邑縣志卷十一

藝文志中

璽書

勞福建叅政魏鑑等璽書　洪武九年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賜璽書勞之

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置奸吏于極刑所謂惟仁人

能惡人也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能其官

勅諭

廣西太平府知府許侃勅諭宣德五年十二月初二日

制曰國家之政重在安民安民之方先擇守令朕臨御以來孜孜夙夜保民爲心而比歲田里之民鮮得其所究其所自盖守令匪人或恣肆貪刻剝削無厭或闒茸庸懦坐視民患相爲蒙蔽默不以聞致下情不得上通上澤不得下被今愼簡爾等付以大任夫方數郡之民安危皆繫於爾宜體朕心以保養爲務必使其衣食有

資禮義有教爾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弊以順民
情毋徒玩愒毋事苟簡毋為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所欺
凡公差官員人等有違法害民者即具實奏聞所屬官
員人等作奸害民爾就提下差解京爾宜奉法循禮始
終不渝庶副朕之委任欽哉故勑

表

擬上命秋爽東宮講學閣臣賀表　李若訥

伏以銅龍麗日高披四教之儀繪鶴迎風深肅三師之
益巽命孜孜于震器咸虛廩廩于乾潛君父縠貽臣鄰

嵩祝臣等稽首頓首竊惟王者教先以豫尤重青宮儲君德蓄以時惟承素範曰禮偕樂自春迨秋此時清少海之波暇堪澡浣一夕韻蒼筤之竹徐動洛嵳不惟萬寶告成一歲之功足記抑且羣寮同律四方之本克端顧齒學久湮青蓋幾逢于俯降春華徒蔚黃離不切于旁詢歲月隙駒篇章土苴加之躑躅五人之壁夜月潛埋甚有悲嗟三摘之瓜西風抱蔓前車可式高皇垂遇物之提撕後轍咸由歷世重詞林之講貫祥開甲觀萬歷爾昌教始丁年元良夙著肆因聖心靜攝金華遂閟

于如綸以致睿質逾時銀榜空懸于切玉叩墀而諍士論難伸納牖以孚臣心益短重覲海潤誰易慨使爲歌坐嘆河淸反移都之作怫旣釜鬵于荎宰且影響于宮闈詎意天高乃壓時敏恭遇陛下淸宴久臨休明茂啓手揮太岱名山依作裔孫胸貯九瀛聖水分爲源派損益關盛衰之始深居不弛艱難平陂蘊往復之憂豫備恒先微隱漸成否隔疏通首及於龍淵廣闢型模藻黼惟施於浴日方茲八月正祝重暉千秋已耀前星長琴祉茂萬壽旋斟北斗少昊時成睠彼伏庚勿使後期陶

鑄省玆由己總惟多士摶埏擇濟濟之宮僚夙收厥實
啟潭潭之殿幄務叶于中龜鑑聖言抉得直方之義步
趨帝德敷玆嚴肅之功方尺璧于寸陰一刻宜存寶惜
資小群于大畜微塵亦助瑤山文字衆詳若無需此瑣
屑精神浹洽詎可厭乎須臾陋鴨燈丙夜之席安念玆
永漏縱蘭殿丁甯之身教遜以多賢鵠立逾辰既符履
舄有成之目瑤編注目因動乘時執矩之心賡萃臣工
汪汪露濯傳聞禁地玥玥雲開兩宮不待調和福在人
心之俱屬左史行將紀勒昭玆世美之無慚臣等猥列

槐司勤思楓陛王事無成有代圖惟社稷之得人嗣君愼始及終托係春秋之一統履霜念切卉木亦有本根省月徵多風雷實依聖作顧此式之金玉不虧鑛璞之精濯若江河永渙澄清之色固惕天道于十寒一暴君父爲師抑縮人情于偃草隨風子臣若友聆承華而傾耳灝灝知書望資善以皈心循循幸教散作儒生之章句僅同蠹以驅芸總爲治術之箕裘遂可川而資海况公車牘滿久難枘鑿之通遇巷機來俄破帷牆之阻如環抱日洗陽魄而夾龍飛披霧見天祛層氛而疏曠覽

非獨片長得展絲絲合以縷絃實惟衆慶及時種種豐于薰蕕同心加額快珠派之靈長合口矢詞攄璇源之盎溢伏願以人資教尤本聖躬主善爲師永圖久道淵然若肅更協玉燭之四時睿以允文彌暢元工之一氣金甌不朽銀漢常昭

疏

上星變疏　　襄楷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

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瀆無繼嗣今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于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

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喧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靁而臣作福作威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

漢興以來未有苛陳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

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邱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于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淸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淸者陰欲爲

陽諸侯欲爲帝也大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再上星變疏　襄楷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

弱四夷彊臣叉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劉瑱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鬬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允不興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叉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

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眞龍遊庭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死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

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請裁革二十四馬房驢頭疏　李若訥

戸部疏爲軍政空虛遵旨從長計議請先裁積濫以佐邊儲萬一事廣西司官案呈據監督壩上馬房主事鹿善繼呈馬房驢頭被經管人役隱匿倒死不報虛冒支銀欲行裁革接管主事王瑊申呈前事仍議裁革等因到司該司郎中李若訥會同貴州司山東司二郎中議前事巡青科道已題本部宜題等因到部看得國家虛耗之弊今日濫觴極矣臣爲主計昕夕焦思務求由虛

得實有補漏巵頭因邊事倥偬軍需匱乏仰奉明旨從長計議臣督臣屬以爲國裁汰勿論巨細今主事王域力贊主事鹿善繼盧冒之案又面質各馬房監督主事吳伯與黃豥其虛冒大率相同爲照驢頭一節雖爲制額而供億實處其餑雖爲小耗而凌遲實作其俑卽如一驢一歲費銀一十七兩二十四馬房驢八百餘頭費銀一萬餘兩倒死不報烙驗無憑牧事之秋毫無補中涓之谿壑已滿烏用此糜潰爲也况當叄空肆盡之時正怵惕腹腕巾之變以有用之資財養無用之蹇技已

爲非算以紙上之虛數耗帑中之實積尤爲可裁先朝
嘉靖間曾因科道及臣部疏裁革豹房比之驢頭其瑣
濫又不俟言矣皇上固志在法祖者豈俟臣等之娓娓
哉伏乞速允巡視前疏勅下臣部行監督各官凡驢頭
虛冒者盡行裁革見在者盡行變賣積年之蠹一朝頓
剔亦牧政愉快之一端而邊餉供億之一助也其犯人
劉國禎等罪案仍送法司歸結其管廠內官栗本仰俟
明旨處分再照臣部各項積弊多端沿而未發窮而當
變者非止驢頭容臣督臣屬蒐剔另行補牘而先自驢

頭示節省之大意倘蒙垂覽施行軍國端有賴矣

為夫請卹典疏　　　馬邢慈靜

原任貴州左布政使已故馬拯妻封恭人臣邢氏謹奏

為比例陳情懇乞天恩俯憐死事勞臣特加厚卹以信

詔旨以光泉壤事按邸報兵部一本為仰仗天威等事

奉聖旨內馬拯張守讓酌量厚卹欽此臣即仰天泣血

謂臣夫勤勞王事委身瘴鄉特蒙恩卹念積勞於旣隳

肉白骨於黃壤典何渥也竊照臣夫係山東濟南府武

定州人由萬歷十一年進士筮仕縣令府道以至今官

方之黔時會有苗警鬧者竦息臣夫奮身不顧與撫臣等同心協力勦捕計餉日夜焦勞衝烟冒霧致犯痼疾嘔血數盌立時隕命臣痛夫爲官三十餘年而死于遠徼一子在側黃口多病不能託以後事與言及此哀暈踣地臣子痛其父之已死驚其母之垂絶亦不覺五中崩裂昏不知人蓋至親三口死者死僵者僵痛絶傷割之狀天地爲之慘淡山岳爲之摧頹及臣少醒斷髮毀面更無生理剩息殘骸尚何有首邱之望幸賴撫臣張鶴鳴按臣楊鶴多方弔慰百爾周全餽藥回生庀棺逺

死徐發符傳爲臣治裝臣奉夫靈輿履盡山險遍涉驚濤幾葬魚腹數月方登平陸驛遞凉薄處處梗澁臣母子儕茹艱辛幸肩夫骨嗟夫爲臣而死于官者有之孰有如臣夫奔走窮荒席不暇煖而即死者乎婦而扶夫櫬者有之孰有如臣之奄忽垂斃攜多病之幼子而來自萬里者乎當其時以爲望見家鄉母子生還亦云厚幸又何望天恩之被溢於夫沒之後耶既仰帝命之維新遂冀殊錫之波及伏讀大明會典一欵凡在京在外不拘文武品級其以死勤事者具實優卹查得嘉靖年

聞貴州右參議王重光奉命採木斃於轉輸當時賜祭
一壇後加贈太僕寺卿銜夫奉詔布政貴州死於平苗
實勤王事既有恩例可援甯甘自外況覃恩廣被草木
露榮皇上浩蕩之仁必不靳一勞苦糞土之臣故不避
斧誅仰干天聽伏乞俯憐死事微勞勅下吏禮二部如
果臣所奏不虛亦比照先臣王重光事例特加優䘏逝
者有知甯忘銜結即聖恩高厚莫報涓埃尚可焚香祝
壽以延聖天子之景命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爲此具
本親齎謹具奏聞

策

錢穀策　李若訥

軍國之計莫病于以國資軍而不得已求資于國其策有二粟不足則莫如積穀是豐糴儉散之穀以佐倉曹之窮也金不足則莫如鑄錢是由本以贏之錢以佐金曹之乏也今之譪目時艱者以爲燃眉剝膚槩槩而求錢不及矣陳陳而索穀盍不及矣枵腹之士不能待鑿井之功築舍之議竟同于畫餅之美吁嗟盍以家喻國也家可旬月無金不可旦夕無錢錢之貫索非便於筐

篋而市易則唾手卽獲軍國之需錢由是也家可郊野
無田不可瓶擔無穀穀之買春非便于種植而待食則
入口卽給軍國之倍需穀猶是也然錢穀之用於古常
多利於今常少利於創始常多利於承平常少利蓋自
金之權重而錢穀之權輕司軍國者不能自制其重而
聽之群情所重滔滔江河遂不可挽非獨求之不及而
併置矣且試述古今之爲錢穀者漢糴三輔穀供京師
以省漕遂令邊悉築倉增糴減糴名曰常平唐之和糴
祖其遺意乃漢唐並未以糴穀大給軍國也宋則糴商

糴民軍國耑貧矣漢鑄五銖爲適中令民自鑄唐開元
亦適中而禁民始嚴乃漢唐並未以鑄錢大貧軍國也
宋則禁銅益肅廣鑄益行軍國甚籍矣然糴之民而民
出粟如出稅鑄之官而官市銅如征銅所謂管子李悝
重輕貴賤之指百不存一此近世戾中古也我明京庾
有倉邊衛有倉制類宋始蓋庾羨可支而後乃詘於空
廪寶源有鑄郡國有遺鑄制亦類宋始蓋帑朽可待而
後乃絀于虛橐無乇穀併無買穀無鑄錢併無鑄銅庫
藏之入不繼而貿易之資不充腹之官斤斤以出粟商

竊竊以蠹錢邊之官與商並不覈粟而錢則久廢矣錢穀兩不就而軍國益不足此承平戾開創也夫豈錢穀果無利且由不求軍國之利卒爲貪吏黠商之利且以利成害耳穀利在乎歛散今之歛不必豐散不必儉其入之也不精其積之也或無用說者曰出陳易新便然此法宜施于民倉若軍倉則量出而爲收又挨陳以爲放者更佳也錢利出乎銅工今之銅多逋入工多濫費其鑄也苦不完其支也能幾何說者曰廣收精鑄便然此法宜行于贏時若絀時則入銅而即予直視工而方

乎直者更佳也蓋當帑儲懸罄之時胥其實少猶勝其
虛多穀果以所收爲所放即粒粒皆膏薌錢果以所估
爲所成即銖銖皆刀布況因金粟之不足于軍需也乃
議及于錢又議及于穀假令錢之銅工俱不聚穀之斂
散俱不確商日爲蠹官日爲漏國家已不堪空滌乃何
堪落漈耶夫不能爲國又何以資軍耶昔晁錯論貴粟
在于民以粟爲賞罰劉秩論貴銅在于禁民間之故買
則不必糴粟不必收銅而天下之粟與銅皆利矣明之
貴粟初猶行之貴銅似未有行者抑可一借前箸否故

併及之

屯鹽策　李若訥

今天下岌岌多事而其最急最難者軍餉計臣曰餉之始以屯耳屯蕪且隱而責京帑胡不修爾屯又曰餉之仰給鹽課居半鹽壅課負而京帑無以應索胡不修爾鹽夫兵自兵餉自餉屯自屯鹽自鹽也說者靡不謂然而試語以兵固可爲餉鹽固可爲屯非愕眙而詫高則嗤噱而笑腐矣吾亦不謂不然大抵兵餉屯鹽之合亦以其合者策之兵餉屯鹽之分亦以其分者策之合而

有利軍國若得五味之調分而有利軍國若嘗五昧之異調者熟而進之異者稍待烹飪耳請論其合漢始榷鹽而屯不資鹽唐益稅鹽而屯不資鹽宋令商入粟于邊塞中鹽于江淮乃始以兵資鹽猶未以屯資鹽焉明入粟中鹽倣宋而開屯滿塞下商粟即塞下畊則屯鹽始合較宋倍善矣漢以兵屯而猶需餉唐以兵屯而亦需餉宋之屯迄不就而兵始全資餉焉明兵屯倣乎漢唐而屯借鹽開兵借商力則兵餉始合較唐宋倍善矣大抵屯鹽合者乃兵餉合也請究其分漢唐屯鹽原不

相資勿論如宋之折中轉般卒乃設爲鹽鈔商不入粟
而入錢屯鹽益歧焉明亦商粟改銀邊無畊者而屯鹽
非復初制矣漢唐兵餉資屯資運勿論如宋輸粟漕粟
舉四方以供兵而兵餉益歧焉明亦廢屯逋屯仰資運
以濟之而兵餉大非初制矣大抵屯鹽分者乃兵餉分
也夫兵自爲餉直需屯耳餉足于屯直需鹽商之粟耳
必復其合者之舊則惟改銀爲粟改輸爲畊邊軍得粟
而後可屯邊屯得商而後可墾一如祖宗之舊乃有成
功今庸可冀耶屯之沃土佃且占矣軍民互詭矣屯之

瘠土一望而莽矣畊植無藉矣鹽之守支邊商賣于內
商矣內商困于虧本矣鹽之越支餘鹽大包橫出矣私
鹽夾帶恣行矣胼胝之貧賈絕跡于塞隴欲復商粟以
疏鹽是求舟于山也皸瘃之貧軍苟活于傭賃欲復兵
屯以代運是索羽于角也至此即屯且瞀于屯聽開屯
之說如惘而何以使其資餉鹽且瞀于鹽聽疏鹽之說
如戲而何以使其資屯余故以爲姑使兵兵姑使餉餉
而姑使屯知爲屯鹽知爲鹽亦足矣兢屯鹽之分者分
策之屯難而鹽差易屯何難開屯之牛種不從天降開

屯之起科不能日需開矣而無實入入矣而復多逋負鋪之功幾同鏤畫鹽何易餘鹽之斤數可以斧裁私鹽之攙行可以繩限豪有力者三尺在詭自售者一隸耳律令之決惟憑剸割蓋承平之久興利不如除害開屯興利也疏鹽除害以興利也故難易爾也然屯鹽皆有害就其害分策之與其開屯勿甯清屯與其疏鹽無甯覈鹽屯之占者不以勢奪射者不以奸奪舉其實數還之于屯俾各以田入賦則額內之清屯之私墾者不容自肥逸租者不容詭報舉其實數收之于屯俾各以田

出賦則額外之淸淸之卽開耶大鹽行而不裁其夾帶
當防酌而輕重減之則額外可覈舊引積而不售其囤
賣當防酌而多寡行之則額內可覈覈之卽疏耶淸且
覈皆除屯鹽之害也屯不害始知爲軍屯非强弁富室
之屯鹽不害始知爲商鹽非勢家猾民之鹽假令人猶
曉然有屯也曉然有鹽也軍縱不能畊而食畊者之入
商縱不募畊而獲售者之直屯鹽卽分安見不佳兵不
知餉餉自至矣分策之在分理之分理之歸于分稽之
余始終以除害之說進

原

原性

李若訥

學不明性譬之種樹不尋其種性說之在經傳也猶種樹譜也靡不以其種示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似以善屬性孔子曰性相近也又似未明指其善孟子乃崇稱性善矣若荀言性惡爲善在人佛氏言性似無善惡而宋儒義理氣質兼而論之自謂性學折衷乎夫種有脬有精精固種也脬亦種也然則性之本義理而兼氣質是矣孟子性善之說似又無此委折也宋儒宗

鄒魯乃可取諸家乎余嘗溯之本初求之變化惟性相近一言爲性定論且易言善而又言繼言性而又言成似乎化治援受未遂耑以善指而與相近之說非兩也但相近不可謂惡又不可謂分善惡其所謂無善惡者似之而非蓋渾含苞稸似無善惡而必欲名之止可云善其無智無故善猶可言也惡不可言也則孟子與易孔又非兩也性惡性有善惡之說似乎以事變致之未及其本初與易孔孟氏爲兩矣至若性無善惡之說似乎揣之本初而本初渾渾也非冥冥也與易孔孟氏非

兩而兩矣大抵諸家似以氣在理先故說新而指雜聖
人似以理在氣中故其說獨純備宋儒似以理在氣先
故其說純備而稍涉商榷耳卽如種之精脬非不二也
總謂之種以氣在理先者見其脬則謂種之生有厚薄
然種無厚薄皆可以生正可以爲厚生而已以理在氣
先者見其精則謂種厚生焉而不能却其脬也兼存厚
薄之緒論不如聖人曰性相近精苞于膜厚薄停毓而
要主於厚此詎不眞純博大耶蓋余諦觀之天地間一
氣而理卽氣之有條也理在氣中不分先後第可云相

近耳以孔子之相近求之天德王道種種該浹何也相近之指謂善與惡不相遠嘗恐其以惡遠善耳故學者辨此有兗鑰矣遂標原性

議

王文成公致良知議　李若訥

洛閩之學行世已久而本朝王新建乃以致良知爲鵠學士家始則攻若敵國恨不誠其徒以築尼山京觀今則褰裳就之欣然乞化城而獲貧子寶也攻者就者疇是吾舉孔孟之指以衷之學士特見其單舉隻義外之

爲禪孔氏不甞稱致知耶孟氏良知良能並舉矣而孩
提稍長之知不屑屑周旋二字間也新建未必無原委
也特以世宗程朱忽聞同異遂至紛紜及其王氏說行
又置程朱不好彼是之見漆園且笑之吾儒何其不自
廣耶紫陽知行之論類窮理盡性新建良知之論類盡
心知性而性豈有二也月印溪澗而溪澗無兩月也沃
于澂清而止乃格物之解又枘鑿不相入朱以格其在
外之物王以格其不正之物近日乃有一物一格之說
叶于矩而已此其指終爲王氏格正義也而羅氏困知

記頗有折衷之義不以王氏爲確然王取其截然一正
象罔元珠之識也而物豈必皆邪也能不却天下之邪
則善爲正者朱氏似涉象王氏尚隔壁焉故以王氏爲
儒亦非也聰明太露似乎知而未艮外之爲禪禪者脫
離一切王氏非脫離也了然心目以致用耳無已則霸
儒王氏徑捷汪洋似别具一伎倆亦不必執洙泗之牛
耳而後可者蓋王氏有用才也借學以悟自有其學而
孔釋相譏實所不屑固非眞禪尤非僞儒昔人如荀卿
楊雄王通邵雍其學不儒不老不刑名不縱横而竟止

以儒稱固皆自有其學者即此足以定王氏矣王氏謂之不純則可而禪之霸之卒非定論也至于良知之學桴鼓于海內又有因爲止修之說者借佛之優孟以爲儒之優孟其于王氏用世學術何如也尤當防其末流矣

論

辨遇論送王季木　李若訥

桓邑王季木以名家子舉南宮第二人偶以廷對失于掄擇下置之一時扼擥即劉蕡故事慨其不遇季木隨

例省覲歸歸而過余臨邑侘傺酒間若不足所著余爲
論著以告之也士人生當平世所稱爲遇不過以科名
仕宦耳科名爲文章契仕宦爲經濟契遇者或雙美或
獨至世且目之以登瀛爲卿抱槧作監顯融矣季木南
宮片玉斐然而出不謂遇耶郎甲第不免後塵以序亦
當需一省郎遇中不遇未必遂坎坷也季木之文章經
濟當有更爲大遇者勿自傷矣且亦嘗揆遇之義否也
凡偶然相值皆謂爲遇孑而行于途竚之而不至則不
遇也途之人子者幾何子者非風必雪不然必有遇遇

其儕遇其伉則遇中又有不遇者如此大抵孑然不遇
待其遇之非意相遇善所遇之蓋遇者兩遇惛彼而忘
此捐內而攬外將恣意于花卉而不反其流連花卉者
我也即人與物遇亦必有善遇之理桃李而蹊荊棘而
止當不昧矣夫人策高足据要津取膴仕出入鈴閣之
間遇之大也乗堅策肥雍容腆渥十政而累之遇之次
也抑揄偃蹇不免作措大官秩則遇之不淑也我于彼
有遇不遇彼于我且復然彼遇我而賢才遇我而庸鄙
當亦差殊哉抑或舛錯有之世之相爲遇也此其大校

也當其紛穠邑遂冲然遇之以素絲之好蒼生之望而良遇不負即使齟齬險巇冲然遇之以扁舟之無怒飄瓦之無怍而阨遇亦不負良遇遇我且不忍去阨遇遇我且不相戰焉我故辨其遇遇者莊馗徑術惟所值耳季木雅人而俠氣誠不以遇芥蔕然不免皓皭自好恐遇且窺人而人與遇鬬夫風之與土不可云非遇必且有芥蔕乎辨遇者至此止矣

序

送管一初擢江西副使序

兵部尚書王廷相

戸科都給事中菅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同官王君少儀戴君淑似以贈言問余曰一初之在諫垣好修而特立者矣其學淵然其才裕然其氣浩然其志卓然其論天下事利害機宜適義當物犂然如指諸掌乃今以外補而去豈獨僚寀遜德寡式而朝廷之上殊失耳目之臣矣君子盡重惜之且夫歛外以和民不如給事內庭進思盡忠之爲愈也孰審以標世不如拾遺補過正本澄源之爲急也子曷惠之言浚川子曰噫古之爲道者惟求諸己而已矣養性情欲其合天明義禮欲其

懋德察物理欲其畜才天合者衷無不和矣德懋者行無不完矣才畜者物無不濟矣以是而御世則不期而應不言而行不謀而成此之謂道術此之謂神感是豈假借于外乎哉使不幸而不遭于時則付之命亦守道而不變焉是故不爲卑諂不爲媕阿不爲餂取不爲賄誘不爲械陷之巧不爲媢妬之蠧不爲競勝之詆亦無驕吝亦無强執亦無自大亦無衒飾亦無與俗渾垢亦無與不知道者較高下故得之不驚失之不驚蓋有樂天知命遯世無悶者矣豈非君子之盛節乎不然道術

雖能濟物乃於得失利害猶概于心亦有道者之所不與矣一初將於是圖之可乎夫造化生而爲人亦大難矣人而靈慧才智爲尤難惟夫大人君子養德宏道經世宰物爲天理民彝之主故能身名並立通宇宙而不朽使區區焉迷眷於富貴勢利之途雖一時榮炳可驚可愕而其大者無所托附于後世其不爲蠛蠓蜉蝣之起滅者幾希古之人所以終日乾乾進修而不怠者豈不以是乎哉一初其圖之

送李伯馨之林縣主簿敘

德平禮部尚書葛守禮

李伯馨氏以是年四月授林縣主簿林縣爲鄴郡屬邑往余倅郡聞其邑人馬柳泉公道其風土之厚葢地當林慮山中人無囂華之習猶存古朴且謂嘗有張旗邦采者爲縣視民如子循行阡陌問其疾苦而噢咻之民之男婦亦視若父母飲食必祝焉今相沿未衰也余敬聽之既而行縣果非虛於是知林爲中州之樂土也督學時猶不聞替及再來揩循妄欲舉一省之力而均之簡定等品則知民之瘼大不如前矣究其故政繁而吏無良也聊試爲之省雜派之征禁其苛漁者未幾而還

官乃不詳其蘇未今春始遇其邑馮太守以甯津令攝守平度之任過我詢之云林民蘇矣漸將復其舊矣余爲之快兹伯馨領是邑佐可以相慶且逆知必能其官也伯馨臨邑望族家富而好施與親故待以舉火者若干家賦性愷悌日教諸子弟讀書習禮至於財利之交在人者錙銖無負而稱貸于己者累至千百則羞一言取償此在鄉邑推謹飭無過重義輕財者必先伯馨也夫民之所以不遂生者常由官邪官敗其常貪殘肆也是二者伯馨絕之矣以之佐政林之民有弗安乎且伯

馨初得授即訪其邑長之賢馳書來曰林尹方公正己而人服完積負而農不病其才德可知得侍眞有幸也是又可爲伯馨賀者夫出政在長長者惟賢朝夕左右從而依末光遵懿矩將庶績可效於理簿事何有故曰必能其官也今當往而涖任余旣喜林民之得伯馨慰舊遊之思而又喜伯馨之得林允爲純篤者之宜也爲之言以華其行直取其當實匪曰文也嘉靖癸亥六月吉

臨邑藥明府考績承恩序代　邢侗

余代匱諫官濫司天省其於銓序流品蓋竊竊嘗縈念焉向困家食每從鄰境默默程長人者未數數厭心也若臨邑明府藥先生則予願爲執鞭非虛矣先生以三載考上司功司功接令甲爲疏請譽命上逮二尊人身授階內子弁拜譽命煌煌烈矣邑之縉紳士暨三老子弟靡不加額其侯者曰今者庶有以藉手頌侯休美報侯勤也問言于余爲侯加爵焉余唯唯先生之命臨也非以臨治臨也以天下治臨也天下之大無越情法二言盡矣徇情而骫法則人慢任法而不及情則人懼兩

劇之難而吏治兼長之不易也先生賦質宏毅坦直又思精每事必推見毛髮屬嘗讞訊則以三尺衡之曰玉律金科在耶不敢輒以婦寺心視堂下曰法必當辜而後可然又念林總元元蠢蠢耳或血氣張僨而成于偶或志慮擬議不審而蹈于文罔此盡赤子之可矜者爲反復周繹不敢以礉刻心視堂下務爲開厥三面丹筆徘徊者再得一隙曰歐陽夫人之指告文忠如是焉已矣以故爰書所就情法無觭重而造俛首叩首謝凡身負重譴者亦必曰仁公爲我求之數矣而卒無隙也死

無所悔兩臺監司郡守丞倅李無不委腹心先生若左右相持借若履綦跡相踐躧而無能一字易也無論濟南一郡獄即他郡亦往往移以相屬先生所居倨于大府劇于滕薛日昳不及食憊矣先生神毫末無侵鑠也先生指天矢日諸所出納惟一無昂尾垂尾異代聽而外邑浹旬無贖撰半鐶入居恒遇下用末薄半寸竹決遣去邑落待鞫輩亟還舍尚不及熟炊先生若曰吾嚴金錢一介法也吾此無知之萌隸雞狗丈墨爭言耳吾決遣不逾晷情也吾平時所煦沫災殄而若保身首者

何也而忍劌鉅此曹平先生律己斤斤不越尺寸表裏無纖塵涸嶽嶽滿大宅驟似未易與然與人交必攄衷竭亦久要不渝友邦資之礱礪靡有所不盡之悃絜法與情禔躬具是矣與邑鄉大夫背面無違言相得甚歡而無相黷學官弟子亦稱是總之絜法與情先生庶體褚季野四時之氣以治天下可也甯獨臨之彈丸也乎先生衙宇環棘飛鳥不得度日用鮭菜飽其孥曰囫腴何爲者退食自教子文督書課廩廩務及程品已而呼童持一皴木案共餟脫粟甘于珍異父子油然一笑相

樂所見居室無非法無非情無非情法劑先生用是洵可以治天下于衣帶履屐間卜之矣先生尉薦幾二十許剡最績於齊魯不二三屆指執是而付銓序行膺膴要為其先代重不直令一命及尊人暨其身與內然而臨之縉紳士三老子弟頌休美而報其勤願自今始矣

願自今始矣

藥令公三載上績承恩序　　邢　侗

我邑之敝于一紀餘胡敝也蓋時勢然矣邑故醇饒元元靡有羨譎若葛天無懷大槐安境此四紀前事而侗

爲兒時猶及目擊且又聞之父兄吾邑非他邑比所謂葛天無懷大槐安境云者歷歷可指次焉降而嘉末隆初繇役繁興諸客外無名費不可僂數一郵亭使馬過則主典力動靡二三金令長襆被什器串茶醪酒皆取自主典力丞以下尤而效之旦旦以爲恒蓋所謂時勢然矣降而近禩長人者多任長厚不能察亭長寄問以上爲何等掾曹恣寄請以獄爲市又主典力乾沒官錢至不可訾省蓋又時勢然矣此所謂做于一紀餘者我令公才授職輦下輦下率嘖嘖臨邑難治難治令公初

亦謂難治云何比涖事而毫末必審諦手記心存亦必
盡毫末然又坦其胸懷不逆億人事至則灼然秦鏡肝
膽畢斷兩造對簿不三數言中其隱伏庭下叩首對實
有實無左證面槁死心自語安得神君如此也以故臺
監遇大刑獄日久不決爰書什九下臨邑令公隨至隨
訊不稽留信宿車門而外朝而市夕而閴然也其所傳
爰書緣情準律不緣準臺監先意臺監間先意示之鄒
令公佯若不知也者卒之臺監揖手謝明侯惠我輩甚
厚俾我輩爲朝家守三尺強半明侯力也其所最皦曰

青天則於出入錢穀無低昂易銖兩主典力守匭守藏吏綜成算竹無所與郎黑衣經歲靡足趾抵鄉落里正無狐假督訶百姓輸納若灌注不休曰我君四體我一意無苦我我等何忍以逋負苦我君也年即少不登令公爲虓程減品曰甯受公譴不欲目見我朘骨民百姓則又曰我君四體我凶荒甘謫罰我等又何忍以逋負苦我君也輸納亦侵尋不休連富上發賑令公先曰一欵段出從二卒使蹩躠辟遠陬牽蘿歷月垂死翁嫗奄奄饑孺在牀薦得狀必謹書其賦粥粥餘人或不足賦

銀人不足銀乃有餘葢得調亭法一遵漢書勿贅聚詔
荒政遂爲諸城首居平喜士謂鄉校吾曹發身所一晷
不敢忘靑衿士吾緩急務與精意區處得當乃已又不
緣是屈抑平民吾膳堂饌每預給浹曰朱提燦然瓜分
權之無小損黍粢中常侍雞豚布縷稅例當屬商令公
曰此三如十千征商掾隷遞相濡染是一稅百常侍也
爲節他經費墢解不名商一錢舊有盤撥米亦用此法
不頭箕擾不尸毛髮城隍圯塞計口算入曰設才一榜
示各有期樓櫓懸門所須陶木咄嗟立辦覗奏記官物

倍以數十計民若不知邑舉大役者儕功且千金等矣
日所飲食僅菜茹白水涉旬不以肉門鍵嚴秘語言內
外不及通問行後園曰畦葵苗矣時雨佐我廉課兒誦
讀食飲皆有度曰廉吏子食貧乃可于是邑盡洗一紀
叢弊以較嘉隆又大懸絕民懷吏畏漸以康阜幾還四
紀前葛天無懷大槐安境景光矣凡歷三年臺使尉薦
二十許卓然齊魯冠冕兩臺上最如令獲以譽命及二
人身授階爵及內此洵狗官拊民之明驗也邑其差解
嘲于難治也與哉令公邃心博學鐫刺聖經不安爲膚

誦其居塾時恒設都講彼中傳異悉來學侁侁盧鄭若而人我邑彬彬化其文學制舉蓺類以道上知不安爲膚誦在齊猶晉云邑寮佐及尉造侗而言令公藥先生實覆露我屬我屬無以相德會當最考願句明公一語爲三雅先侗故不辭而奮筆娓娓如前指令公行且應公車詔則侗所宜任有片石嶙峋在也

陳明府環水頌聲敘

教諭夏津劉世儒

清籞載啟宏敷新猷

聖天子綸音屢下簡賢良秀德之彥應郡守邑令之任

仁侯陳公以三韓名碩拔其尤焉侯奉
命治犂未期月而事治民安闔邑遂興來暮之謌云余
籍鄉距茲百餘里聞公未宰犂時犂之風土素稱難治
且兼烽燧之餘始芟荆棘城闕佻達子衿蕪也廉隅凌
夷風軌替也萑苻嘯聚妖氛萌也鴻雁鳴飢袍澤燼也
箕斗矢怨庾廩空也棱題崩圯俎豆隕也自非補天浴
日之手挽狂逆川之術可易膺此任也哉侯下車而百
度維新三事具舉其存心治事有古循良風辛卯七月
余叨諭犂庠犂人士沐侯政教甚渥道侯善狀甚悉越

明歲壬辰公治行愈篤每舉一事必揆諸天理每罪一人必協諸輿情最可誦者捐捧以新宮牆聿宏文教奮臂而擒巨寇厥奏膚功至於膏雨施而毒蟊𧐐薰風動而煩愠解葺雉堞則備爲不困訓虎賁而農可爲兵以及六諭勸民五品造士吏民畏懷訟獄衰息纍纍善政罄竹莫詳一時戴天履地之衆瞻雲望日之倫質者歌吾父秀者拜吾師里詠塗謠聲響互答猗歟我公何以得此於民哉略述善政三十餘欵非曰鼓吹休明也任其籟之自鳴天之自動庶使前之牧茲土者知所愧後

之牧茲土者知所法云耳或曰犂人士誠欲久其衣被
正不必揚言之聲聞於
天內召去矣余曰不然憶昔衝翺震耳閶闔驚魂鮒涸
於轍鴻嗷於埜一旦霽日當空陽春偏布雀之舞也蛙
之鳴也有不自知其然者耶帙成因以敘屬余余曰公
之善政非敘所能盡也矧余不嫺於敘又何能敘公之
善政也無已思昔子產惠鄭民歌其德曰民有田疇子
產植之民有子弟子產教之子產而後誰其嗣之余沐
恩渥矣其何以揚盛事乎請以此爲我公頌

祝豐令麟趾李侯榮壽敘　武英殿大學士李天馥容齋

豐漢湯沐邑也漢代多循良吏其時去三代未遠天下新分郡縣上下之勢不甚懸隔民情得以上達而爲守令者又以勤卹民隱爲事故其治易成而爲政易行余昔嘗過豐訪新豐故里登華山之巓北望嶧繹如列眉地近山東民風樸茂大江以北首推仁里云客冬余奉
詔還
朝道經彭城其攝篆者則豐侯李公也徐人士爲余言曰侯莅豐十載豐人沾其澤旣淪骨而浹髓矣又三攝

徐篆若沛若碭亦一再攝理所在多異政雖宰一邑而惠流千里之外循良在漢代如龔黃輩不過治其境內而止李侯仁恩汪濊政教旁洽殆猶過之詎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況豐與山左爲接壤雞犬桑麻達乎四境而公復以山左鉅公來尹茲邑仁風洋溢謳歌載道將流傳于故土真邦國之光而閭里之榮也丙子秋杪豐人士蟠深荷栽培叨列門牆來京師乞予言爲公佐壽巵余何得以不文辭世之爲官者各當循分供于其職而親民之官無如守令夫坐廊廟之上爲閶闔商可否揣

摩情形隱微多難曲中縱蒿目時艱修舉者亦僅一二
大端而已卽實被之民亦未獲朝發而夕遍也獨守令
則日與民事相操習風俗之淳澆土田之肥瘠利弊之
興革以至其井廬㕓市黨塾學校婚姻祭祀訟獄盜賊
宮室畜牧服御器用一節之微一物之細無不待命于
長吏之庭眞如赤子疾痛疴癢必呼父母而告之者而
躬爲長吏之人以實心而行實政相其緩急而輕重布
之令行禁止亦爲所欲爲而莫之或禁故澤可下究而
卽以上報乎朝廷漢制太守入爲丞相以其躬歷民間

事無鉅細皆諳練周析舉而措之裕如耳然得其人者或寡矣得其人而不久于其任亦難奏績旦夕間也若我李侯之涖茲豐者十年于茲矣蓋藏日富田功舉也絃誦聲聞士習端也訐訟不作廉恥生也萑苻無警稂莠去也催科不事輸將樂也上下親睦禮讓興也雖盛世郅隆之化何以加茲第以公之才三年而報政即擢內廷移大郡公自有隨在善其設施者豈百里之得以限其才而豐之人亦何由奉公之久戴公之深有如是乎吾固深爲豐人幸而又念豐之終不得私我公也天

下望澤之衆誰不如豐行將功業葢天壤端揆坐論雖
萬里情形瞭若指掌取其素所閱歷者一一被之章程
垂之久遠澤遍寰區功加四海較之坐廊廟而空言莫
補者相萬也而豐實之爲始異日紀公之績者必攷其
筮仕何地美政何端其風土人物若何漸幾乎淳古其
感恩樂澤之情若何歷始終而不厭公傳矣而豐亦得
藉公以傳宜其飲和食德沐浴歌詠朋酒羔羊躋堂稱
觥譁然羣獻無疆之頌也余謬忝中書寸長無補每竊
念民生休戚關乎守令一方之守令得人則一方治天

下之守令皆得人則天下大治安得天下爲守令者盡如公乎何三代之不可猝復而斯民不共躋壽域也哉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云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乎能爲民父母者自樂享壽考也若華封之祝又何侈陳之爲是爲序

募修臨邑明倫堂敘

訓導萊陽趙　暄冬郎

書言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因命司徒而敷五教焉由是三代立學皆以明倫爲重倫明於上民親於下國治而天下平矣有天下者復何求於斯民哉是故五倫之外

無學也由五倫之本於性也斯謂之道由五倫之順乎事也斯謂之理自古聖帝明王所以立身者恃此所以垂教者亦恃此葢至簡至易爲愚不肖所皆知而能行實積廣大精微爲聖人之所不能盡不能窮焉觀夫舜起於畎畝尹耕於有莘說築於傅巖呂隱於屠釣以及膠鬲夷吾叔敖百里之徒何嘗悉出於學校哉其人誠知實學在倫常故雖身操農工商賈之業皆能講明而不廢所以加諸上位而不驚授以大權而不震從容展布清靜自如惟其見理明而心無疑也後代取士之法

與古殊途往往馳騖乎詞章講明夫訓詁廣聞見以為博塡故實以為富至於根本心性之地師或未嘗講明弟亦無從領受而三代之所謂明人倫者益近於荒矣我

國家建立學宮特揭明倫以名堂良法美意固無殊三代之盛也況人心各有天良原屬不學而能之事諄諄立教不過欲人之葆其天良耳由天良而見諸實行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倫明而天下安於無事矣暄於乙未之秋奉委來臨

謁廟之初仰見廊屋敗漏牆院傾頹心竊傷之旣而
周行前後問所謂明倫堂者則圮垝坍塌並基址而不
存矣嗟嗟學宮之所以立茲堂也豈不以
國家遵前聖之訓而厚望斯民哉不務明此則雖有此
堂亦等諸餼羊徒貢而已有堂何益無堂何損然十步
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吾何敢絕望於茲
土哉入宗廟而思敬過墟墓而生哀存斯堂也知必有
觀感而興起者如其無之其將何從觸發乎余閱臨邑
縣志自漢唐宋明代有聞人何至於今獨湮沒也豈地

氣之靈獨鍾於近世歟抑學之不講有遜於前哲歟何今昔之懸殊耶世有更代家有盛衰所可恃者祗此倫常耳此之不講雖有宮室田產財貨粟帛恐亦終不足恃也諸君子試清夜自思知必有以余言爲不謬者則何不相與倡率鼓舞重脩而更建之以肅人之觀瞻以轂我之子弟從此邑風丕振恩誼修明覩斯堂者必且歎爲禮義之鄉也豈不懿歟

盛母霍太安人七袠壽序　孟長巒

蓋聞箕疇五福壽占其先華祝三多壽居其一壽者酬

也天每用以報善人祝曰禱之人恒借以揚賢母賓朋獻頌則靡靡可聽人子承歡則沾沾自喜是以躋堂介壽自古而然製錦稱觴於今爲烈矧家有何平之母人稱荀顗之親萱且比乎喬松壽彌堅於金石新屆古稀之慶甲已先週適逢柔兆之年丙是常見者乎然而庸流祝嘏專事鋪張末俗祈年徒工頌禱門前珠履動稱南嶽夫人座右銀屏盡是西池王母位班金闕宜春建延壽之宮名列瓊樓不夜築長生之館曾傳觴於閬苑滿飲碧霞試乘輦於嵊山飽餐甜雪此介眉之綺語雖

更僕而難終又或詳綴芳型鋪陳門第修說東宮之妹
而女是小家盛推南國之妃而婦無大禮纔知握筆競
誇謝絮偏工初學裁衣艷說薛針特妙處處傳其烈女
家家載以賢媛亦獻諛之浮詞非表微之實錄若夫荀
家會食少長皆能薛氏行觴弟昆俱鳳裁成桂子細榮
瑤草之絲種得桐孫爭捧金花之誥積牀中之笏冠帔
流輝盈架上之衣山河煥色雖云實事猶屬常談惟吾
鄉盛母霍太安人非此謂也更有進焉安人濟水名門
驃騎賢裔甫經毀齒早譽柔嘉乍卽勝衣旋稱淑愼禮

循內則播雅度於衿纓詩咏召南扇芳馥於筐筥以冠軍之淑女嫁拔萃之名賢爰自齊牢洎乎降阼愔愔濟濯聿修女士之儀抑抑笄珈用著閨門之範相其夫子事彼高堂歷冬夏而溫凊有加怡聲以問寒燠備春秋而祊嘗無缺盥手以薦蘋蘩此亦不愧女宗宜揚芳於彤管無慚婦道堪流耀於金門者矣今夫運涉優游時非坎窞從容井臼未足顯奇黽勉奮鹽亦堪藏拙自古忠臣報國恒遭盤錯以彌申從來健婦持家每遘漂搖而益勵安人則結褵未久遽罹憂虞合巹無何屢經危

厲璧予季弟弗享大年維彼伯兄早悲無祿王長史未
登強仕玉碎於前羊南城才近立年蘭摧於後斯時也
門祚衰薄院落淒涼安人爰割愛於螟蛉俾大宗留茲
一綫且分慈於烏烏爲季子保厥孤兒出入相將無異
同胞所產恩勤斯普渾如共乳而生緊以千鈞此最難
之事也撫其六尺實莫大之功焉嗣是家運小康女紅
愈茂牛唇鼠耳盡費經營壺醯瓢漿咸資籌畫朝炊夕
汲辛勤而執婦功夜翦晨機竭靡以承先業春飈婉娩
長提陌上之筐秋景澄鮮頻嚮林間之杵既克勤而克

儉亦無非而無儀顧德比鴻寘默契守雌之理而易占虎尾忽來破鏡之凶瓊樹恒埋夫傷先逝貞心自在人號未亡維時淚灑城崩魂依石化欲殘生之不惜顧弱息其誰憐於是髽以當門孱焉持戶劑量旱潦躬收安邑之租嗇縮錢刀先辦彭門之稅栽桂陵之棗撲任鄰家翳趙國之桑德施餓者入室而析鈴周匝疑過石慶之閭居家而婢獲精勤咸守王褒之約若乃引經傳義里中倚若長城劃宅分田門內尊爲家督祖分左右持平總賴夫片言屋列東西斷決悉歸其一諾料其才識

恐鬚眉猶遜不如似此知謀在巾幗尤爲僅見爰乃德
容彌晬退福逾遒童爾磬宜受斯茀祿魚軒阮氏獨有
佳兒翟茀大家偏多哲嗣長男鯤化旣登上第於甲寅
少子鷹揚復擢巍科於辛酉雖非三柯競爽已稱雙萼
交輝況乎塉藎乘龍孫堪繡虎較若燕山五竇亦復何
慚方諸洛下三張未遑多讓竚看
褒綸稠疊慶溢一門
封誥駢闐寵分三代以德門之瑞邀
盛世之榮樂何如乎喜可知也茲者年登七袠律應仲

春曉澗呈青晴巖獻黛和風襲襲翼此鈴軒旭日曨曨耀其褕翟枝頭綵羽飛來戴勝之禽砌畔新黃長就忘憂之草千春行樂紫府之鸞跨八公七日爲人紅旛之燕錫百福鄒夫人行年雖老神明不衰薛孟長食客最多衣冠畢會則有潘楊縉戚孔李通門或獻鶴綾或供芍醬麻姑慶壽擕來九節菖蒲月姊稱觥捧到三山芝草莫不虔祈百歲競進一觴僕也幸附年家兼通梓誼門接延鄉之里居叨孟母之鄰此時公瑾堂前承筐效祝他日士行澤畔剉薦分餐爰灑墨以摛詞遂含毫而

製序

記

臨邑醮會興衰記　李若訥

余生也晚不及見余邑設醮所由起但見余齔而遊于塾髫而遊于庠壯而遊于四方過于故里無不遊于邑社社以四月八日起醮十日而止在碧霞駐節宮前其指若為元君醮祈者當其盛時祠宇炫熿遠近以醮至雲湧蜂集黃旛彩仗雕輿錦韉鼓吹之聲如裂石屬耳咸辦香火伏堦下聽元君宣潮音羣以鼓吹承和金錢

應手擲匝地狠藉任黃冠老衲取去祠前爭爲市易珍貨雜遝以帛則吳綾越羅蜀錦秦羢梁之纖晉之靡以器則僥甆吳銅滇石秦之篆欵漢之隸識以財則合圍連抱柟之理如繡柏之文如鏤以味則瑶柱丙穴及天目之筍武夷之茗上若之醪諸凡競侈幾于嘯哱況角觝之戲詭幻而出挾瑟之伎遥窕而奏鬭雞走馬之場簇擁而更迭傳木以絲結蓆以繪裀褥屏褵之華施于欄楯筐筥符篰之物轉于肩額更不可以指屈矣諸郡豪客貴家駕簦籠而居淑媛士女豁帷幃而觀以至秪

褫之窶人戚施之陋品跗背相屬者亦足以登衢巷之
潤色綴草木之熙咍焉始于醮成于市若此其都也時
宰邑者頗廩廩熙攘之久或偕跳梁一旦因以持竿而
奮小盜市大盜邑履霜哉其然乎而會朝有稅使之遣
稅使不能將德意左右私人如出柙虎張翼而四飛且
以余邑社爲奇貨社人聞先聲卽大讋四方以貨來以
遊來者恫喝於風鶴之影響屏匿去幡幢之盛祈祝之
文亦復寥寥樸鋌自八日起僅聞鉦鼓爲鬪寒箔設壚
十餘區而已城中一二三紳帶褘褕與郡中黃白紅女相

閭于祠內旋卽徜徉返而已回視向之喧繁華縟星淵
耶夢寐耶乃稅使私人竟未至邑而恫喝衺散已不可
挽民情易動爾爾宰邑者復有意招之使來來者益縮
恧一片花草地反爲荆棘埸碧霞豈無靈乎邑人叩之
以祈恢復乃謀醵金新其祠遠近檀施且及萬丹青煥
然而栩構十倍于舊然社者市者竟落落晨星也神道
遠人道爾新其所居舊其所徂余將借鄭僑爲邑社祭
酒矣人所趨莫如財所畏莫如盜囊者社以成市不勝
其子母之艷卽飽于盜刃且不避見財也今者市復成

社子母之嬴原非神力卽懸金購之不至見盜也夫以私人代盜而人畏財以退萑苻之兆兆于苞苴興衰之故大抵以財碧霞者聽其社聽其市聽其醵金修繕而已彼其之子倂碧霞之肸蠁而盜之哉

世恩堂記　　李若訥

李氏先世自萊徙濟家於莘邱世爲農業自先少參公成進士以令滿贈及先隴西公旣而不肖成進士以令滿郎滿少參公再進一階綸綍之賁三世延焉搆數椽以庋置其誥勅之文而題曰世恩堂援筆記之尚書有

云賞延於世春秋每稱世卿而史說遂列世家皆延世指也彼其因生賜姓因世賜族奕業之休雲然相暎而恩之所暨遂以爲世予葢嘗以三代世官凡世承國恩常出於上授大抵卿大夫家視後世倍重漢以後不世官惟勛戚大臣通侯以世他寥寥不聞凡世承國恩常出於下奮而卿大夫家之重漸不如古魏舉九品中正之法其選用多稽門閥六朝因之唐亦不渝而國恩之世及者以下奮亦以上授五季至宋取士不復詢家乃任子之格時溢往往門蔭顯融而國恩之世及者類以

下奮乃上援之指猶存一二三云卿大夫家在唐輕於漢魏在宋又輕於唐其大校也迄我明憲紀森肅前代世及之濫無復存而門閥時時裁抑於是累葉賢書始得以其世稱舉海內出於自奮之途矣世以上援華冑之噓不風而熖恩猶稍易世以下奮寒畯之賈不踁而集恩且綦難上援以恩䄠屐春容不免有呲寵之身驕語之吻即至門宗蕭索雀羅燕去而人尚羨其先世之豪黼扳其後裔之芬躑不必肯堂可志也下奮以恩刀尺檢正之跬武步趨之軒冕緺而儒素靡忌一旦青緗不

繼朱芾歇焉而齊民不復溯其先鬼且等之於沉履竈髫下之鮭蠪也在堂瞿瞿當悚於其所以志者也世恩之自奮不惟難於人才抑且難於事變哉余家駪李偶於十室之邑忝大夫世恩一介之士亦可謂踰鶵栖過囓飲晧兹堂也肯堂乎在堂乎朝之恩數有帷蓋之狗馬而無豢養之豚犬正慮其青緗難繼也故諄諄自記之以示來鑒而不肖巳慚先人厚矣人才事變詎斤斤枘鑿冊牘金軸牙籤哉

小萬卷樓記

李若訥

濟北之古犂邱李子家焉少讀書頗慕李長源之萬卷
將以萬卷顔其樓居未果已而仕于中外宰邑佐郡入
次郎署數年值部曹多滯遷且垂老遊倦而素病脾加
之母老兒稚乃求奉使還里中將以邱壑殿浮生因念
李長源出入巖廊理濟宏遠潛躍之致不受縛粘非余
可索智而爲之向余亦羨其萬卷耳然遂以萬卷自顔
不惟人笑其非倫余亦自笑者將顔以小萬卷或曰子
小之爲長源退舍乎曰是非與長源較乃宋朱舉之所
爲稱也朱昂宋篤學士買書爲亭二一曰知止曰幽棲自

號退叟人輒稱其字於世而小萬卷者以朱遵度爲萬
卷以朱舉之爲小萬卷云余之名地亦不敢並舉之而
其知止幽棲婆娑引退以效舉之猶視長源稍易耳或
遂縷縷稱余爲高爲恬余避席曰向者余羨長源獨以
萬卷令者余羨舉之抑以萬卷理濟固鴻磐高恬亦鴻
陸區區樓貯而屬賤子病夫虎蝓蝙蝠昕夕與俱何冥
冥之慕耶舉之於遵度爲小萬卷從其小之無不小者
而乃至於余將國於詞場之蠻觸氏矣必若所稱非余
萬卷旨也或乃誚余如子志卽萬卷僅蠹魚耳且小之

將復在蠹魚下雖脈望不可幾亦安取此余曰世人不暇讀書者則志其大見一讀書者則云取以資理濟之萬一不然取其高恬之流耳讀書者且以爲我故乃爾也我以草茅之伏縉紳之剩無所用之幸不爲主人不鳴之雁而爲天子不識之蟬顧從殘編斷簡中欲與碩才鉅品爭衰然之大譽余向者自笑其非倫也小乎萬卷不必視古人而小之自惟無所用而營之於鉛槧緗縑之內孱爾樓居稱爲小萬卷足矣或輾然曰爾之萬卷雖小亦佳將檢其書籍賣之於爾而來問爾樓之鄰

余笑其言之倫也次其語以記之

逸山記　　馬中

山蓋磊然出於烟柳之間絕地從北入直可仰入稍南則俯瞰撞下如投首搶墜者是爲隱月亭地蓋夷然平矣竹數脩可令爲授衣又南大柳偃仰其上岑巔爲坪僅布二石鼓險不可久南矚山之陽高閣深池其檻欄之曲折水光之明滅輝映搡藹直欲縱身登臨而不可得者蓋山之客景也更轉而北亭曰觀槿距隱月東西可十步連峯相隔頓成殊絕又西北則滙水爲澗遊鱗

可數抱生雲於魚鰕出沒之中眞令人翛然遺世也渡
石橋而南澗有泉冒石而出洲二樹以怪石其西則夕
佳亭距數尺以澗不能至稍南棧道崕巘攀援而上則
爲蟄屋廊凭欄而觀之澗泉淵島之勝一寓目而盡矣
又南則爲主峰曰逸峯亭亭前皆怪石石面陽怪狀不
可觀又西南山徑愈險窄盤旋周折以木橋爲複道洞
深處幽阻絶世及出洞而北泉石依然至是而所謂夕
佳亭者乃可息也茲山之形旣已略具而取於南北之
相複相隔爲勝觀止矣南臨深池登墟潭閣以望逸峯

之石如猛獸虎豹互相搏擊千態萬狀目接不暇亦足以助茲山之勝而山以逸名者蓋有得於古之逸民者與

新建魁星樓記

邑令遂甯唐開陶

從來郡邑之盛衰係於科目而科目之隆替恒有異焉此視於其地乎抑視於其人乎如以地賢哲不擇地而生如以人乃同此心思同此耳目何盛於彼而衰於此與于昔而廢於今也臨邑自漢唐以來代不乏人惟由明末迄今幾近百年而以科第聞者竟杳焉莫覯余自

莅任之始竊怪而異之説者曰形勢之家輒言風水邑之中得無有宜興宜革者誠去其所不宜而修其所宜不亦善乎城北有千佛閣往往以爲有礙地脉時值傾圮隨令毁之復捐資修葺學宫暨明倫堂以壯斯文瞻仰又于城南特建魁星樓筆峰聳鎮或者宜興宜革殆在是歟癸巳春恭逢
恩科取士余於多士不憚勤加勸勉迨榜發許子震偉果賦鹿鳴邑中人士咸勃然起曰百年來風氣賴我賢父母而一丕變矣余不禁更有感也孟子曰待文王而

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邑之先其以德行文章著者歷歷可稽倘繼起者能率循其效猶未免有凡民之誚胡百年後乃於今忽焉克振余何敢以興革之事自多其功第亦見荒瘠之餘詩書廢墜因以行不加勉而業亦不加精況在上者不克爲之勸勉鼓勵則今日之許子不幾爲鄉景之特見乎哉即謂魁樓之建文峯特立煥然改觀誰曰不可然則將來科目人文之盛其振興殆未有艾云

邑令上杭莫樹椿

來禽館奉祀子愿先生記

來禽館者有明邢子愿先生讀書處也先生性質直資
秉絶倫過目輒成誦年十八以選拔貢成均尋成進士
不讓權璫保以路名動京師領南宫令五年邑大治立
生祠祀之擢山西道監察御史繼按三吳所至俱卓卓
有聲歴遷太僕寺少卿以親老乞休家居孝友仁厚鄉
人德之先生文宗西漢詩詣開寶王李之後復爲盟主
世稱子愿先生洵臨邑偉人也顧先生生入名宦没祀
鄉賢早已垂萬禩不朽名令顧以生平讀書之所奉祀
先型直細事耳胡以記爲今夫名實相副者古今之通

義也不歆非類者神明之正直也祠祀不當亟宜更正者又守土者之責也來禽館爲先生讀書之所奉祀先生夫固其所誰曰不然乃不祀先生而祀白衣大士此曷以故余宰是邑甫下車即訪求子愿先生讀書處所謂來禽館者欲一展謁以抒疇昔瞻仰之懷乃得諸父老之傳聞始知來禽館東相距數十步向建白衣菴明季邑令某有玉觀音一座殊精潔因事晋都寄存菴內崇禎四年寇至城陷菴遂毁

國朝定鼎後先生裔修葺來禽館邑人於瓦礫堆積中

得玉像如故無所安置遂暫寄來禽館祀焉乾隆初年邑幕友某覩此像情不能舍乃易以塑像而來禽館遂儼成白衣菴長供奉弗替矣今春三月前權邑篆事韓介侯以書示余曰來禽館爲子愿先生讀書處而祀大士名不副實宜亟正之善哉言乎何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爰爲諏吉移大士於别廟命匠氏刻先生位迎祀其中斯舉也邑人咸韙余謂足以維風化而慰先生於九原殊不知於先生曾無泰山坏土之增惟是名副其實無貽後人議已爾事成先生裔茂才名槤者請記

其巔末遂書如右俾後之攬者知先生之澤孔長雖以生平讀書之所且將與臨邑同其不朽云

犂邱書院記

邑令桐鄉沈淮

書院者程士之地而養與教兼焉蓋與學校相維繫而視義學爲尤重邑舊有同人書院明季劉令承忠實創建之閱今二百餘年問向之所謂諸生以時肄業其中者盡委諸荒榛斷梗即求其故址而亦藐焉無復存官斯土者既以一官爲傳舍于一邑之文風率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沒沒焉惟繭之是絲而遑顧其他則豈非與

廢振墜者之難其人而同人書院之遂爲曠舉也可勝
慨已邪君世所恝焉念之以其所居宅爲堂爲廡凡若
干楹進之官前令莫顏之曰犂邱書院顧亦存其名焉
耳余自下車後首念學校爲起化之地而文廟自門而
庭而堦上而堂皇旁而左右廡率黯黮而弗治左右廡
之傾陁爲尤甚謀所以更新之而此邦人士相藉口於
年歲之不順成嗚呼　先師神靈之所棲宅亦任其旁
風上雨而莫之或恤耶則又問所謂義學者第負城一
區寥寥十數人誦讀其中蓋子弟之僻處者類以道遠

閱爰爲量地之遠近增置義學于四鄉擇諸生之謹愿者爲之師旣又以貲若干數重建文廟之西廡而於東廡亦謹修葺之俾還舊觀至於季課月試則時進諸生童子于署中局門而親試之以第其高下大略與書院之課士者等踰年以來文教亦稍稍振矣顧所謂犂邱書院者日夜思所以經理之而事鉅費艱非一人之所能任則亦第于齋廡堂階之地歲爲修繕而相與有成益不能無望于邑之尚義者矣雖然事莫難于經始善莫大于相成踵事而增華者事逸而功倍焉然則是役

也余姑俟之矣是爲記

四鄉創立義學記

邢慈 保赤

自魯論載筆首孝弟次忠信次近禮近義以及原思守廉潔滅明恥奔競而載筆者總冠之以學學者學爲人也學爲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爲人也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自古厚風俗廣教化未有不以學爲急務者也邑侯沈公甫下車卽日進多士而程試之而又謂果行育德必自蒙穉始乃於四鄉創立義學俾自毁齒以迨成童咸以時肄業其中焉異日者其風俗鄉鄰懷忠厚而

有睢麟之意父兄子弟習俎豆而有揖讓之容秀而文者沐浴涵濡奉彝訓而遵道路樸而愿者滌瑕蕩垢去暗昧而就光明孝子順孫之行不絕於書黨庠家術之規人守其業嗚呼非我公之力其誰與歸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須僖公也請爲公詠之

說

大器晚成說

李若訥

人有恒言大器晚成解者曰小器大器所貯之分異耳故器與材兩標也有材大而器小有材大而器亦大若

發淵蓄分道競馳引材度器差于尋丈手此器貯之說
如武侯評子恐其早慧不成令器裴行儉料四傑以士
先器而後藝皆此義焉然器貯也有度有擎靡非器也
器之爲物取其用耳如以用材亦用器亦用惟其材者
天生器者人成生材不同成器亦異故斤斤錙銖尺寸
之材豈堪大冶埏埴大匠雕斵而材果千金百鎰合抱
連圍未有節削之以就罍罍筐篋問物者則材器竟一
焉材而器之乃貞于用材器而用之乃需于成小器極
其工妙爲時尚速大器非斟酌之深不可而爲時需耳

夫凡人材器其伎倆員捷者憑小材以遂小器少具之而止亦少用之而止進之奇人至人靡非材器至人靈通純備楨不啻合抱珍不啻鼎鐘奇人特達擔負其定而試之梗楠珪瓚固沈沈也員捷之小材小器其穎早見大材大器跬步未睹頭刻未竟至于躊躇滿志而乃見其所成者無論純備即特達之器殊異于員捷總之用大者不妨巧進哉巧于用大者練而加精揮斥而加宏即補天捧日如斤斧所狎材先具也拙于用大者組織綦多徒以資其說鈴腹笥傳稱綦久徒以資其方柄

員鑿此則國匠所用之繩墨而非其繩墨之用似向者器量之說而非也故小材小器每不信大材大器者以遺厥所成耳乃若第据其晚不求其成第据其大不忖其器浮慕自失終非其材又大器晚成之言誤之巧子用大難也故馬伏波與朱勃早晚所成㒵逕庭矣然叔度孔明又奚需晚竊以早智晚智劉邵之詮人物者其說足相映發凡以究世用耳晚成之論為深心者揭夫而辨晳材局固不拘也

書

上黃撫臺書　　邢侗

生等厠在台臺撫育之下一紀餘矣洵是賴以生成詎第忘其寒暑矢心獻頌迸道歌棠積誠種種匪能以毫穎蒼皇馨也鄙小邑菑沴頻仍特蒙慈軫視他處有加蠲改暨米銀歲月遞及秋毫以上莫匪異恩生等疏屬貧戚頗多霑匄何翅生等身自被之乎環雀珠蛇誓同異類穹天極地齊勒萬夫唯是今歲之情形更岌岌危矣彌年雪雨愆期麥秋如掃沾沾妄覬者穀秋耳五月終透雨較遲立苗卒晚所幸澍霖相接帀月茂密可觀

不意積淫胎蟲油然蘊蓄一夕而蠶蝕陡布三日而穎穗盡截若穀若黍若稷禿然植立嫩葉都蝕正如江南竹箭縱眸百里半粒全無加之霪潦爲壑高糧如薥秫等經月在水中根株糜爛苞穗陽乾霪潦之菑并及穀黍等一切稭幹盡付泥淖中木綿晚佈出土非時計株不能什一又株僅二三寸許耳一遭大雨陷沒無餘無論一蘂無存即綿柴亦復無半莖入矣釜內絕乎炊糧釜底慳乎炊火鄙小邑半借木綿易米爲活乃今千斤之地秤鮮斤餘百斤之家斗絕糠覈又何論乎數畝貧

民傭身窶子哉生等竊覩近狀卒搶穉幼望小熟地面竊逃無奈數日絶食婦羸向風偃仆男子力竭棄穉于塗生等聞從五里廟淸涼店路傍拾得遺孩付僮奴代乳自餘目所不見力所不贍詎可更僕大抵出門一望百家之聚數口之家屋上則椽檁皆空屋下則人烟盡絶窮鳥初巢饑烏漸逝有科在簿無主應催有地在圖何人辨種樹榆盡白老蓿連萎并溢廥頳卽一二遺民棲身無所戴星披月枵腹號空如是而已我老公祖忠誼對天慈仁優聖望恩汲汲所不必言伏讀按臺老公

祖一念閔恤至心形諸累疏者不減鄭俠流民之奏巡
行所至曲納空牒廣加咨度在在已回陽矣今所懇冀
者尊臺亟爲生等鄙小邑轉道如許情形賜之均照幸
甚幸甚緣按臺老公祖憲綱崇峻及瓜候代書櫝例不
得通生等者雖係爲桑梓誦言跡鄰私啓故趦且未敢
也諸生百姓各具禀呈伏惟尊臺俯埀允議第一改折
即次停征無食則無民無民則無邑即官司拮据萬狀
不過守舊版抱空質卒何益於縣官租稅之毫毛此而
不爲破格之施將至社稷人民俱困生等血誠一縷灑

淚叩天不盡南向跽陳之切

答公孝與宮諭　李若訥

里居時滿擬過東蒙與仁兄握手而算其程頗迂叉時方溽暑老母年高不堪繞折遂負約而南幸遇使者肥城孟丈之家口傳數語乃心怍多矣倘兄尚緩北行則弟入計時决可取道珂里了此命駕相思也但弟未審能瓦全以需否計耶久淹方得一麾江左郡域狹小頗以魚米供太守貪饞惟是冲疲不免勞人采石青山嶋磯牛渚頗一寓目未妨吟興實苦客懷眷屬僕八十病

其五署溼侵人幾於喘月秋風稍至餘烈未消用是出入紫紆姑自排遣一官雞肋可憐可笑矣拙筆及此兄得無哂其婆娑不已自取狼狽乎鼎儀拜領小物仰酬亦紵縞之義當即耑遣不盡韞結情極惆然

與季弟論文　　　　邢　侗

文宗少年連捷兩掇魁名秪是文氣暢條思致盈溢清徹而不枯平大而不庸也今觀所取士大抵然矣夫舉業之文原無定體要在蔚然成章不至逗湊則主者無隙可尋譬之南海明珠宜為素絲所貫而間雜綵繒縉

非不美也而纍纍之妙妨矣中山狐裘宜以純綿貼之而猥加輕縠縠非不佳也而綏綏之用乖矣此言聯絡配合之勢然也近日之文非不稱簡稱潔稱古稱蒼而所失則正坐前二端竊謂今之作者要在周覽題旨融液天機命筆如飛略無阻礙甯無新調而不可因調以累其氣甯無致語而不可因語以盭于理滔滔滾滾如江如河抑之不殺纏之不竭此暢與平之所爲亟務也嗟乎寂寥簡短即左邱明不能戶戶曉也而以用于時文孰其諳之澁滯枯焦即汲冢竹書不能人人喻也而

以加于制業疇無駭之杜撰不經割裂不合則句與字之病也口未及開喉間已梗則股與實講之病也浮聲切響對待無音平仄全非誦如嚼蠟則聲韻之病也未殺常令有餘方能醒眼而欲引乃絶方望垂帙則束題之病也即如往日某某之文非不聳動寰區而卒非大家者則以刷洗時文之太過削刻字句之太薄逐語逐股陡玩動人而徹頭徹尾讀之則伶牙俐齒覥面獻笑之態種種索露其餘不足觀也已嗟乎能有鑒于某某爲文之弊而知暢與平之說爲今時之大藥取撿之眞

冉矣愚夙慕古而以時文効杞人之慮乃復如此其情
鬱勃未能已已惟弟察之

啟

薛青翁制臺考滿加御史大夫兼兵貳賀啟　李若訥

伏以寵賁如綸司憲與司戎埒重望崇貫斗明威將明
法雙凝瞻自卿霄頌同峻岳恭惟台臺蛟門濬發砥柱
嶙峋明時利見蔚丰采於從龍偉發用張揮謀猷於繡
虎鐃歌以佐天樂咸仰大成玉尺以符歲功快聞底績

筦北門而逾六載帝固幸此金湯標南省而顯特恩人九欣於豕樠遂爲副相團犀彩以駭雞仍縮兵樞屹豹發而散霧九卿高第方階漢室之大夫六正崇勛惟藉周官之司馬士紳加額疆場皈心某久倚二天倍歡一亘竊比花之知笑未敢近堦僅同藿之向陽極傾遠愫合詞代慶希垂鑒於大方獨念酬知竊分輝於函丈

辨

益避禹子啟辨　　李若訥

孟子論舜禹之受禪皆逃其避而後就蓋古聖人於天

下大物惟順以得之無逆以取之南河陽城直虛舟耳余猶疑夫堯舜之禪已灼然于群耳目非俟升遐以後覲訟輻輳而乃決丹商已安于不得舜禹已忘于得特以明其無力之心超然遠引非斤斤焉必以三讓彌高也苟其借避以見志似乎舟之忘人而未忘水矣故舜禹兩避達者夷若不屑乃益之禪孟子亦述其避則有難以解者禹子啟賢非若丹商禹心固堯舜也禹待益固舜禹也禹所自置宜如是益既賢矣詎不知君子已褒宇共屬而我不必為舜禹抑不必為舜禹之避益所

自置又宜如是兩置亦不爭爭爲駢枝兩置亦不讓讓
爲蛇足安所稱聖人之虛舟乎或曰自古皆禪受益亦
虞其及已也故避之不爲多余辯之曰聖不凝滯于物
天下禪受有時世及亦有時益而賢且聖矣詎不能料
與子之造物料戴主之與情直待覲訟偕往後乃瞭然
耶舟之忘于水又忘于人也故爲虛舟如其去人去水
而爲膠舟之虛亦非虛而任觸者矣或又曰益之心至
公無物即其讓也亦無矯即其讓而卒以事啟也亦無
抑較然徑寸天下信之啟亦信之斤斤爲益求其不必

讓者猶存乎見少也余又辯之曰古今遼邈事歧情殊
誠不可以界域揆大觀然其理亦不甚遠明明知啟之
賢矣縱使群情皈我我猶可送往事居率衆奉一不出
于事而出于讓事與讓有間也况群情未卜遽避之即
非矯乎無乃隣于舜禹自待乎及其嗣子將立從而反
事之啟即不疑而益自待者容有未安乎虛舟來往不
免浮沈于水瀺灂濮淤汩而入焉竟非人與水俱忘之
虛矣蜀先主之待孔明也雖非禹益比而先主之終孔
明猶失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况益豈難孔明之終

者不出事而出讓乎噫孟子特以爲與賢與子之天所
爲援証不必其故實者也讀書尚論疏覩其志思過半
矣奚必以避子爲確據乎細溯其中不無滯礙不惟益
之箕山似爲虎贅而舜禹之河南陽城亦似爲紆折覲
訟謳歌幾于睨世勸進之箋而舜禹僻讓幾于招人之
進己者矣要以舜禹宜讓益不必讓果若所引之說不
惟聖非虛舟之應學士亦刻舟也夫

祭文

邑鄉宦合祭貫烈女文　　邢侗

仰觀三辰俯察九土綱紐人群恃有倫五濅及末世孰能不波至人間生乃揮罾戈不於鬚眉而於閨壼白日夜馳清霜晝隕辱彼季女家本賣漿成言在前許身郝郎一十六齡問期將嫁一夕不虞郎乃即夜女兮有意欲哭其家母曰不然恐生外譁女心內傷父母不惻醜酒向親娭此日昃頃之漏下新裳宛然素練牛匹英魂上天比舍驚呼四衢如沸髮指神揺萬夫雨泣已而憧惶告我縣君縣君曰吁爾胡紛紜此可以賀不可以弔在閭在門若走祠廟臂彼明月珠胎未離抑猶良璞未

雕璠璵水媚山輝光動萬宇鏤金刊石照映終古普天
希遘在我閭閻編戶縉紳如冉傳顏不貳乃貞殺身云
烈未逮交厄甘此同穴旣婦㱺夫尚夥其徒以女殉夫
罕覯其儔首陽餓人人躋大謂彼猶丈夫此乃閨第某
等世居連井欽此高風臨棺酌觴靈飈蕩空杞人皇皇
敢告有位三家蓬門佇竢王制

誄

右春坊右贊善泰華張公誄　李若訥

萬歷壬子宮贊張公沒于京邸哲人倏逝靈氣焂收曁

于丙辰卜葬犂邱之西隅將闋元宮葢悲薤露維公天
授瓌琦人鳳跌宕雙眸炯炯顧盼而驅萬有片語霏霏
揮披而絡千禩妙英夙慧舞象空乎塾庠至性少成弱
冠裒然鄉秀旋擬南宮之玉遂聯東壁之珠庶常亹亹
牙籤秘省翩翩鳳轂一時先進咸弖英名馮宗伯許領
袖于後來純緣裴秀沈相國呼謦咳于小友蘭薖曲江
東歸已泣南陔北返仍讀中秘旣氷銜澂于翰檢乃册
府萃于校讎仿著作之清班廛羲東觀翔司文之仙署
濵瀁蓬瀛特注起居分史左右螭頭灘洸雉尾步趨小

省獨秉其尺裁大書彌光其方冊況此時父校司馬之
士子鬬省署之班追踪堯咨杖屨省華躡美子瞻弓冶
明允已而分闈試雋聲滅沒于天機得士同升通沆瀣
于元氣賜沐而暫從家食請急而久岤國華還班之時
宮寮獵陟于幄橫經之席甲觀虛竢其編浸淫覆甌之
卜熤熤漸磐之兆至于于喁禁苑伯仲詞林邱黃諸公
耆而中舞則又黼黻之肴帟藻火之縫削也乃脾病遂
侵訃音驚播朝慳姚宋豹直若虛庭愴荷陳鵷文不永
將珊樹俄收於海網豈玉樓倍急於金牌修尌莫測聲

實已副雖伯道之數偶乏十步之蘭而嘉賓之才尤羨一鳴之鳥鄙人既厠桑梓復附葭莩慚銀筆之能宣類鮫淵之有泣飯心絮炙拜手斗山敬據狀而誄之誄曰

虛危之野載朗弼星世德濬彩玉瑞珠靈生爲人傑神發于㷔垂髫穎豎弱冠飈形一試再試于鄉暨廷雉盧連采都塊無停燕金駿骨天廐鸞鈴妙選國華鳳鳴吉士握管皆斑脩詞成綺絡切五雲去天而跬元老折節士林豔美乃檢史曹乃注朝紀木天萬間宋櫨梗梓楓陛萬幾步趨階戺況以樝梨上林連跨一鍥貞珉一貯

蘭錡武緯文經蟬聯帝里南宮掄士桃李成蹊大者梁
棟小而楣栟既經匠石繩尺咸齊得八酬國儒效非稽
十稔靑雲九陟丹梯東曹羽翼以命以提綺園桑榆讓
美蚤躋春華蓓蕾採實維茲計資揆聲槐廳徵響斗之
魁機麗以兩兩不測彼蒼佑德或爽霅然列缺失于瀕
仰朝棹紳寮士悲里黨胡靳其年而允不廣蘭樹無芬
薤歌益惘溯公之才卓犖雄奇緒餘詞苑翩其纖穠俯
鳳未竟躍龍可知紀公之志芬襲芳貽瀛洲仙籍韞吐
玉甤精華疇比鬱儀結儀豔公之遇奎躔壁宿連炬分

夕鈴音徽書塵壚凡流倥偬難逅列公之業倜儻世宙忠痒于宮孝克所授信友如篪簪紱叶奏嗚呼哀哉浮游急景不必彭籛擅悅榮膴不必鼎銓霞拖萬仞不必竟天梓珍千木不必根泉士聞于世何短何延聲實騰昱結為大年英逼上清而徒潸然羣情所愴泰岱頹焉揮翣泣雨珠以倍妍濡毫成些雪不孤湮天因數渺人感理全榮或代壽愛必借傳嗚呼哀哉

邢企曾誄　　鄉進士　馮惟健

嘉靖甲午月日企曾邢君沂卒越明年二月其同年友

會京師設位哭之感悼邢子抱經濟之器未及一試老母壽康不獲怡養年始不惑乃遽隕卒豈天不祐善而鬼神忌才乎何奪吾企會之速也乃謀遣弔且撫其遺孤謂某曰宜有以誄之某去冬北上道臨邑實送其喪而書其銘旌焉蓋悉其遺言乃爲之誄曰維邢啟土周公之允繁祉發祥源深流濬堂堂僕射德行光峻子才獨步文藻克振昜暢師比納約補袞恕傳伊洛升堂造闔顯祖懋德政譽孔昭父惠西土民咸曰休奕世篤祜榮敷潤濡蒸蒸俊乂遂擅黎邸昂昂夫子有燦其文卓

見殊俗高賓邁倫目覽心悟其得靡艱志唯好古語必驚人如彼崑玉散璞流珍如彼秋水瀰瀰其源見義慷慨履道豐融榮枯毀譽雅不搖中出言侃侃貴屏王公振衣高視曠世獨臨子之交遊四海同衾廣筵長席承唱獨吟後生接武高士賞音人或謂子清廟瑟琴如何昊天降此毒淫戊子之秋雲翩高厲聯我同儕如兄如弟慶弔莫違疏退靡外仁師其德能服其藝紉崇蘭茝佩轁蕭艾懿碩秀流遺風範世誰其倡哉維子高誼子嘗謂我慎勿爲迂人或惡介世咸鄙儒屈平沈楚子胥

困吳勳名豈實毀譽皆虛子今已矣誰其誨予昔居京
師對牀聯衽高談論心長夜無寐無衛磊落安事厲茬
語及世故予心懔懔予言或中輒爲題品披衣起坐呼
燭命飲怛焉念之命胡可忱聞子彌留顧戀高堂旁及
諸物經畫從容遐想朋好展複篇章念德誦義一何琅
琅篤哉懿德之死彌亮風林悽急露空寥泬明月留照
孤魂泣血誰詔子者爲茲啜啜遺音未終竟乃永訣昔
日至止迎之里門今日來思雙紼纏轅老母氣咽幼女
聲呑題予素旗詢予遺言浥水朝逝陰雲夕繁孤鴻哀

號離獸載奔冠蓋遙臨痛矣諸昆嗟哉邪子音影曷存瞻望徘徊攬涕招魂我聞之曰作善降祥乃若夫子鍾美膺慶彼蒼者天重之坎殃安所據哉爲善者愴嗚呼仁不必康跖不必尼天道冥冥孰知其獲凡我同門論德謀迹敢託旗旒庶傳舄奕情擬掛劒義存銘石倘獨鑒茲尚慰冥莫嗚呼哀哉

考

臨邑水考

章邱吳連周拔貢

今臨邑漢漯陽也其先爲漯陰桑欽水經漯水又東北

逕漯陰縣故城北酈道元註故黎邑也漢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於此漯水歷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蓋水南爲陰北爲陽經言漯陰縣故城在漯水南是已廢之城註言歷漯陰城南改稱漯陽城在漯水北是移置之城然謂歷其城南非即今臨邑城也在今臨邑南界耳城南有魏沇州太守劉岱碑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濟南府志云漯水上流出朝城陽家坡又東北逕陽穀莘縣聊城入運河自東岸出入博平又北入高唐州呼土河志遂以爲徒駭又東北

逕茌平禹城齊河臨邑濟陽據此則下口南之河即漯河也漯土音近因妄爲徒駭耳邢子愿先生謂臨邑有泲水此漢臨邑非今臨邑考漢臨邑在平陰西南正濟水所逕水經濟水逕陽穀西又北逕臨邑東又北逕平陰西與今臨邑不合夫濟南漯北今臨邑安得有濟水哉然則今臨邑獨漯水乎曰非也按水經及註有屯氏河有商河屯氏河逕漯陰縣北又東北爲漯沃津又東北入海此在漯水之北商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潭水也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雖沙漲填塞厥跡尚存亦曰小

漳河商漳音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商河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此在屯氏河之北總之今臨邑之水漯為南條屯氏為中條商篤為北條俱可求之水經無濟水

跋

恒陽官署雲林館額跋　　孟長鑾

戊寅余承乏是邑署之西北隅有草堂數楹舊名椿樹院其樹枯而地亦荒廢未之修葺也己卯春兒輩來署為延宋西厓孝廉課之於此堂西厓為荔裳先生裔姓

耽詩酒雅顧曲與余稱束髮交公餘輒與談讌適同人贈花竹數本植於堂之右又鑿池引水栽蓮花蓄金魚其中每當伐鼓放衙後月白風清來是院中聞讀書聲笛聲流水聲風竹蕭蕭聲於城市少得山林趣不覺神爲之怡爰額其堂曰雲林館又集成八景得八絕句詩之工拙姑不計聊以誌一詩佳興云爾

爰書

擬張湯劾鼠盜肉爰書　　邢侗

杜人小兒湯謹按爾鼠玉衡稟氣石蝟託宅近譬則韓

盧東𧍙以並形遐稱則伯勞彭蜞之羣化地支取象厥子建初國風興歌無牙寓諷若夫量盈一勺技嗛五窮在庾則雀共分糧去穴則貓恣爲膳亦有奮翼飛尾命嚋嘯侶緣架破鞍盪櫃銜炷騰擲攪予熟眠潛齧損夫被具斯其故態無足深適者矣邇乃伺吾大人出舍拥吾童幼盜吾蓄肉掇皮狠籍剔骨委積猶爾曰日人立藉神伸能向夕狐蹲炫彩赤豹詭謂聚涵於大社竊據乎美好作孽萬狀莫可倫擬用爾之故大人見譙謂斯肉未賦庖饌又匪烏攫爾湯奉守不謹當戶謂何於是

鞭扑交下肩背流血唉爾童子疾名捕之余迺發其窶藪極心熏灌遠不及於嶓冢狰未嘗乎覆壁爰得劇鼠一頭厥腹果然餘肉尚在不覺發憤裂眦劾掠驗服爾鼠垂首跪足彷彿請命余遂楪石殲旃略不移日北苑之剖有經南淮之捽莫捄捧絹報珠咋衣兆福設曰小墐匿瑕吾不取也嘗聞爾祖肉重千觔壽以百歲宜爲爾因物著怪憑人示卜何物甘爲腐腊待餞鳩而鼓吻者哉兒湯敬謝大人編教鼠背遍狥長安丞舍自後復爾爾者郵均餘黨畢坐他物踐毁舍中薪菜鹽炊食器

席蓐者罪亦如之

賦

犁邱賦　李若訥

五土之內邱居其一非假摶旗而標嵒崒高者爲京嶃層累之有日深兮爲壑遥覆敦之自出況乎齊州以西歷下而北巋然犁邱如聳如陟形未凸於再成名未朗於一國小而能遐穆王紀汲冢之實夷而志怪列子談丈人之惑指千禩以猶存緪一方而未踣洋洋東海之隅秀駊騀於丈尺㤢㤢大野之尾收剡葹於枕籍無乃

氣有攸聚精或嵩凝黑白之墳挺脈剛柔之土載恒性旣殊於牝牡壽或倍於岡陵溯犁邱之著跡因齊地以獲稱近作勾盤之脊遙撫嶠山之膂仰與睥睨齊瀕並街衢平左拍右挹云峰亭岫爲其朋陰背陽向靑甸元扃爲其營壙不息而加夥基不拓而自盈覽十畝之約略倪數武之崢嶸其籠映也槐分市景柳鋪衙隊綴齊霧以鬟鬆依岱雲而靆靅託撮土之非微罩諸有之非大其眺矚也平楚千家阡眠泉態華注隱𥥍玉之簪廣川疑綰衣之帶曉晚互移于前指顧仍勞於再其綿豫

而旁亘也块如脩蛇之昂首陂如伏虎之蹲觚冐隰陰
以不絶引湜流以來趨迴輕風於紆軫斡碎月於甌臾
其窅窱而泬寥也觸爲不住之響傾爲不疾之呼蹈琮
翳則拓焉咸有瞻礨空則疏乃若無石門砉然以應坊
城郭爾以居于是招淨侶尋曠觀躡蒙茸兮碕岸[illegible]拳
遇扶疎兮勃窣盤桓高臺臨局香雨浣其塵顔方址紆
遲春噂簇其清歡遂與好古之英淵才之品低回斜照
流連小飲弔七萃之車轍馬跡恐遺踪而可諗想祈招
之式玉式金倘餘韻而未寢既乃歎曰遐哉邱乎是知

其鳳歷之幾稔惜哉邱乎將無同於牛山之斯凜噫嘻營邱霸矣松栢悲歌宛邱帝矣鼓舞淫哇丹邱仙矣蓬萊靡涯蕭邱幻矣赫奕徒誇非霸非帝而培塿於山家非幻非仙而壘磈於歲華其惟犁邱卷土之多

連珠

連珠　　李若訥

夫膚寸之雲霈馬鬛而不哆澤盈尺之璧朙車乘而不衒光然有鼓五里以爲霧猶稱人妖鐫片玉以爲蔦竟慚天巧雲霧皆敷于淸虛非雲噓而霧組也璧蔦皆生

於博大非璧潤而鳶枯也擭雲者化工爲翕取豹養之瀡而已懷璧者物華爲發取鷇飲之質而已

夫郛郭爲用致謹于微瑕鋒鍔爲用乗銛于大割故視之倍厚玉所以毓其至精酌之不竭泉所以濬其利物藏不固則腐草之光易消裁不敏則鉛刀之錞易廢薄無取于雕鋟洄無取于落漈是以君子遂蓄以立坊止而非止焉廣應以致效有而益有焉

箴

稚箴　李若訥

華髮半空童心未去怒如式蛙空則萍絮見影而驚循聲自詈歲月已虛不轂不翦

惰箴　　李若訥

其狀張皇其志廻翔十年種木九年已荒疥肌思癢癖腹靡忘身名將損借曰循牆

疑箴　　李若訥

鼠首不前狐行自惑似有沉心而無恒德鑑于流水忽冄忽墨吾將刃斬需爲事賊

躁箴　　李若訥

積土成山必資層累蟹也無腸躁兮在跪終日因仍一刻勃起遄回凌坳庭階而止

妄箴　　李若訥

蹇無長技駑有遠心蝸名兩角蠅算千金是想非想豈曰能任其道若巫不鬼自傻

淺箴　　李若訥

唇吻皇皇如瓶而瀉薄淯淡注不滿其𦐂肺肝欲藏底裏已寫虎𩶬乎羊文猶質也

贊

顏蠋贊　李若訥

辭厥華膴以恬幽退憑榮依厚僑而非家晚食當肉緩步當車疇解斯理不滅不加雲流水去世人目曰脩姱

東方朔贊　李若訥

豈必陸沉而在金馬侏儒競肥抑何其下身將隱矣胡不之野阿母桃熟三偷而赦聊與漢庭詼諧似以天刑自借

丙曼容贊　李若訥

以漢爲河以官爲飲以曼容爲腹以六百爲淊偃僂循

牆饘粥凜凜取其知止五百之廩貧中亦有差殊比之五斗已甚

李長源贊　　李若訥

衣白近黃知雄守雌衡山偃仰下寮棲遲神仙資其洸洋卿相試其羈縻周旋四帝得無素縚奉道一語鴟夷子皮

白樂天贊　　李若訥

修詞若繡倰佛似蓬達者無縛善識俱空江州豈拙香山豈工聖燈非象綺語亦窮知險而止借禪爲通

蘇子瞻贊　　李若訥

萬斛之文三緘之口屢躓屢伸非牝非牡鬼滿一車柳生左肘任其所擲悠悠何有曠覿無界以黍寥子爲友

銘

座右銘　　李若訥

瀫襟以牖月注目以擔雲月舒而隱雲住而分圖史萬帙委之塵游之新屜履界日對以賓盃以人牀坐隨置靡喜靡嗔丈室隨方何感何伸福謙禍盈世人存而不論爾其借之爲地交謙不必福盈不必禍世人信而競

三云爾其勿傷之以郢斤大患緣身無身何屯區區存之
信之斲木而非斲輪惡乎能無身吾以任之身且任人
之各身

馬耐園小傳　增

趙暄

馬廣文名遇時字皐颺號友陶耐園其別號也濟南臨邑人以廩貢生爲儒學訓導攝篆不期年卽告歸事繼母依膝下融融如也性恬澹能容忍望之冲然繼母董生四女皆適富室卒更迭家居每反夫家耐園餽遺存問無少缺兄欲得妹爲母歡母亦欲得子與女歡也母雖愛女蓋有欲如耐園之周緻而不得者此耐園所以不仕以養志歟耐園宗族多殷富耐園較之僅中貲然人人稱其孝友篤厚無間言焉吁近世士人往往靑一

矜卽棄而爲商賈權子母者比比也耐園獨市書籍盈庋架與其女講明習誦於太夫人之側以爲樂余來臨二載邑人每每爲余言且有惜其無子者余嘗題其訓女圖有句云望見知君能裕後今耐園固已有子矣吾不知天之報耐園將如何特述以爲券云

逸史氏曰家室和平俯仰無愧獨何修而可得惟人道之無虧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觀斯人之所嘗又豈他人之所不能進

臨邑縣志卷十一終

臨邑縣志卷十二

藝文志下

詩

藝文志下

過王河橋　趙循義

閑行來自王河堤野馬連雲去不齊古寺暗藏烟景裏好山盡在夕陽西花迎玩客臨春笑鳥向行人傍路啼可憶三楊彫謝早有詩誰共草亭題

雨坐　李錫晉卿

淅淅風連砌濛濛雨滿山退公門館寂隱几簿書閑弟妹雲霄外松楸涕淚間多憂應白髮無藥駐紅顏

送任原朴河南纘修　李錫

聖門初待詔玉陛已宣麻昭代隆遺典斯文屬大家雲深琴劍合風動旆旌斜河洛春秋筆應生五色花

高進士权之和弟錄詩用原韻答之　李錫

吾弟初知律高才賞太過惠連慚夢拙詹事自吟多通籍聯金闕朝天接玉珂芳鄰況密比怡志共庭柯

歸心　李錫

馬首歸心急其如風雨何雲山一悵望驛路幾蹉跎破

悶憑村酒寬心秪浩歌同天慙薄劣空負魯陽戈

書四時卷二首　李錫

杖履何來此春幽與興通紅葉香入雨紫蔓輭含風纍
嶂晴懸瀑層軒曉豁瞳相逢況知己莫放酒杯空
崒嵂千山拱陰森萬木稠地圖矜險絶茅屋自清幽江
澗輕舟渡沙平落雁遊烟波空漠漠廊廟總關愁

對月懷議大禮同謫諸君子　李錫

南北飄零俱晚收泥途無奈歲悠悠天涯月色還如故
客裏風光已報秋踪跡祇今憐寂寞雲霄那得更優游

也知吾道終難廢未必江湖抱積憂

宣府出塞廵邊遇雨　李　錄貢卿

漠漠雲生塞濛濛雨佳山行旌迷去路望驛失何關險阻愁增劇艱危淚欲潸慇懃須候吏扶我過晴灣

淮岸渡江　李　錄

青山傾返照彩鷁泛洪濤順水開頭捷迎風理棹高盈盈花一過漠漠鳥雙翱簫鼓諠喧雜垂堂慮正勞

代送毛公子　李　錄

麗藻傾多又才名擅大家每驚詞倒峽應夢筆生花蘭

室憐初入仙槎恨欲賒江邊送毛義解劒一長嗟

畫景　　李　鎔

夏木陰陰翠夕流泯泯清行吟憐野潤笑指愛山明樵徑通元圃雲標建赤城尋迷遂疎拙無用市朝名

與公孝與登犂邱　　邢　侗　子愿

一片陌塵近吾兒驅馬來露寒花破閨醅發酒盈杯對坐驚殘鬢韋衣上古臺生平吾與爾肝膽莫教灰

以筏代舟與汪劉二子分賦　　邢　侗

刳木徒爲爾成舟羨咄嗟淩風疑呆鷁迎棹誤神鴉汰

擊看溪轉驅迴聽鼓撾吾曹二三子底事共浮家

敝邑歲幾茂大熟連遭陰雨十不一得室廬半毀徙

變通遽郎事成詩呈諸當路　邢　侗

有歲占天意淫霖奈浹旬壞垣連萬戸浮甕及比鄰無

計醫禾耳還誰念甑塵裁書報憑軾臨紙淚痕新

來禽館遲汪明生結夏　邢　侗

過從每朝市心傷戀滄洲遠道能相訪嚶鳴若有求禽

來知果熟雨積覺林幽愼夏宜居此君應三伏留

新營小齋効樂天體　邢　侗

新結茅茨近水湄水堤茅屋恰相宜道人裝有沙鷗識
居士丹成海鶴知禪侶過時同誦偈酒鑪行處不須期
還炊一甑黃粱飯飯罷慇懃課小兒

王明野侍御書徵拙翰聊此寄答　邢侗

南牀風釆近如何珍重雙魚破暑過五月霜華烏府劇
六朝烟靄白門多爲憐湖水君家帖翻愛崇虛道士鵞
無計可裦揚子去雨花臺館共婆娑

送楊子漸烟丈之密雲令　邢侗

書生非敢議臨戎詔屬斯人赤縣中國馬不甘遙甸步

宓琴猶奏近郊風千旗谷暗迎明府十道書飛佐令公
我亦有心馳塞下燕然誰掃待文雄

沩園吟小引　邢侗

余家濟北善富以數世王父迨世父相沿郵店上田
甲一邑而自余讀書解事則諸院謀爲秦人出分計
家侍御公適當户一切部錄瓜分率用河南卜式指
多推美田宅而余兄弟凡三人猶鼎峙各支一足僅
不覆折耳無奇贏也爰自勝冠仕宦性與錢刀違浸
尋家日衆務日益拓蓋還山而租稅踐更之外幾不

飽僮僕勢且割上田第一再恐他如酒鎗諸器物則
什不一存徒有大第一區類鄭子眞身如羈旅人終
日與檐雀對時或繙書庫得古人一言半語欣然有
會乃自謂不貧也居恒家侍御公謂不肖而王父諸
父好行陰德計享年無耆耋者余老人獲藉祖宗餘
蔭今且八十餘幸甚康强無恙小子聽之余老人行
樂所不足者日耳嗟乎乃今而後安敢託言儉陋以
不中大人歡此園所繇作也園成版輿日一御童子
擕鹿盧牀還樹徒倚亭午爲展桃簟供高眠醒則啜

茗一甌還舍中間日若節春秋始及具杯盤作小讌集不肖每每從行遊司所愛惡手荷長鑱甕培芟薙期不倍素懷庶幾一當萊子嬰兒啼以娛厥天年不愧人子也竊伏自念是園一柱木一把茆皆出轉貸歲且逋不訾而意實安之者不欲以貧故傷大人志耳夫以五十年温厚肥美安享擬素封而以余不肖宦拙分箸兩事滅暮年歡天地雖大何所著此七尺哉客有問園及訶余本末失宜資身無策者請以一紙應之我知我罪其毛毳無所掩覆矣

犂邱

穆天子八駿行遊相傳歷此地其稱犂則春秋汾邑所繇始史傳壽春等凡三犂邱吾邑居一

犂邱此邑傳犂邱此名古一片穆滿秋和雲戀抔土

沛亭

按山經地誌俱稱沛水出臨邑邑故有沛廟神爵改元使使者持節侍祠臨邑界中今莫從考

渴烏飜車泉乃突出君其問諸水濆

沛乃四瀆一相傳敝邑是彷彿認桑田微微漏清泚

東山

疊石為之不滿數武巘巒洞壑具體而微以據地東偏借名方隅客乃引喻過當非其本懷

我家山之東我舍東山塢卜築近宮牆馬隊何足數山園

南嶠 在儒學之東

東山所不盡石雜置成岫有澗有島僅逾盆盎間觀白石赤欄下踠垂柳北臨疎豁瞻之在前

峯巒攢十二飛棧入烟霧更對十二樓增城列仙妒

中阜

覆土爲邱南頫來禽後除高不五尺延眺乃盡

四週

魁陵不盈尋所貴得其據徙倚到上頭臨風逐仙馭

疎豁堂

杜工部詩云草堂本買爲疎豁吾堂出自舍中餘材實不費一錢此公地下應以王石目人

平生厭喧湫林際一堂豁千載杜陵人吾儕仰流沫

來禽館

土產甚夥家園在所不乏每展右軍囊盛書令
人神爽乃錫館以嘉名
買絲繡右軍分行種青李總是愛來禽帖與樹俱爾

半舫齋

曲房罄折宛若艦齋推牖東南向百雉萬柳爭
來獻奇幾欲浮家泛宅
北人不識舟謂是西戎屋我屋甋似舟書帷當帆幅

暢敘亭

空游沼南嵌一洲結亭洲上三面臨清流一詠

一觴幽情足暢頓覺蘭亭不遠

土俗舊刀環風光儼蘭渚觴詠暢幽情斯文感來許書魏

刀環水出臨邑

空游沼

用酈道元水經注語意澄潭展鏡一碧無玷文

魚歷歷眞若空游

千頭在沼鯉都作金粟身鏡中看不定疑是倒漣淪

小趵突

出南嶠中趾伏流仰濺如郡灤泉

齊州古城邊平地湧寒雪坤維折復西吾園亦霏屑

亦山陰

石子齒齒甃爲曲溝左右凡九疊可以浮杯在南嶠北陰疏豁庭中

親賓集上巳歡樂移下春放溜成曲水山陰令屬儂

團槐塢

團欒離披糜株不揚晴雨張油不減帟幕

輞川宮槐名余意良有會似是雲中居團團下車蓋

浮螺館

臨湖面山廈屋北敞綰轂之口無所不涯

伐竹爲橋好蒜茆蓋屋宜片雲剛露紒縹緲對嵋巵

思曼湖

竹橋數折中突小灘垂柳楚楚張緒當年

弱柳絲絲漾晴湖艷艷光風流張緒遠雲水憶衣裳

氷廊

洑水迤西懸厓置屋登高自下漸行樹端滉瀁

瑣碎波文蔌壁人在氷壺

迴廊置厓壁嶝道如上天流泉一飛濺蕩漾琉璃田

長房洞

上接毘曇閣口縮腹寬中有天地

長房能縮地我乃傳要訣跳向一壺中方幅未云小

毘曇閣

佛以論講經義爲阿毘曇余有方外友山上人

間日過從於焉是棲

灑灑阿毘曇妙義不削柹長日坐鄰僧鑪香兀相對

臨高臺以軒

樂府篇名五字署亭似無前匠片言有會何必

古人

臨高臺以軒樂府於古有大雅久寥寥請視此培塿

浩疊洞天

浩疊海外福庭超然欲界企其庶而必弇州也

者而後可

海外有名山廣桑攜我入旁得一支還蛟螭爲移蟄

夕佳亭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是陶公會心語亭面

東巖盡收晚照凝嵐散綺𡟰人胸懷

返景復照苕山光亂飛鳥欲辨已忘言悠悠在林表

優鉢羅池

梵釋爲青蓮花以代芙容池似小超播更拓聖教法爲顔風骨挺然不愧名義人道是青蓮佛說是優鉢色相本來空無須太藤葛

鵝群樹

取右軍換鵝故事又大令帖鵝群二字有擘窠法摹以署楣若還舊觀

曇邨人不返是處有鵝群但會寫黃素前身應右軍

觴醥臺

蜀都賦觴以清醥臺據堡鎮池東北岸池計

三之一妙香飄拂一灑人世伊蘭

我有清醥酒與君酬千觴臺上方了了臺邊笑顏唐

鶴田

南對鵝群榭夾岸五柳間之中敵白犀樊木爲

柴以居胎禽

華亭音響逸青城毛羽便晚暮欲依爾千錢營鶴田

臨邑烈女賈氏　　邢侗

未嫁身能殉芳齡節已安自經豈溝瀆就瞑亦團欒明月含珠蚌良璵韞石磐揚輝青嶂秀呈娟碧漪寬瀨氣歸星采遺形著玉棺冢成連理樹笙逐並飛鸞白日留顏鬢青霜識肺肝望夫疑化石厭代媿彈冠仞立千尋壁風迴徑寸丹喧歌騰萬宇欣賞合千官信擬堯階草芳同楚澤蘭月當秋作皎氷蕻玉生寒矮節凌終古闕泥塞一丸誰將飜雅操試向繐帷彈

書懷　　張光裕德符

幾年供奉紫宸班纔厭羊腸抱玉還守墨松間開百室

草元篠上買青山秦關不散眞人氣楚澤甯推壯士顏一世雄心千古事肯令坐見鬢毛斑

北堂　　李若訥 季重

瞻望北堂言樹之萱以日而煦或風則翻北堂之庭青青慈竹歲暮霜繁不保其簇密邇北堂其林有烏無哺不返相母及鷚北堂之僻薔羔而潔跪以乳之宛其一膜葳蕤北堂緣吐爲栽日月不與蓬蒿實多北堂之砌紛以祈薪誰其克荷終無令人東山巘辥北山緜亘中阻河流何溫何凊東山鴻去北山鴻返人之寒暄不知

一本東山虎子北山豹兒生子爲豹文成則離東山黃鵠北山白鵠白鵠習飛黃鵠哀足

冬日過濟河　　李若訥

㸌然河上輕舟咫尺西風渡頭日夕一帆來去鄉園風物淹留

楊花詩　選四　　李若訥

春光深暎影朧朧遠色仍宜借雨濛空際悞憐風散玉天涯眞認水飛蓬千枝官道猶衆錄一片芳郊不妒紅紛寄升沉閒寄思隴頭試與覓郵筒

曉見紛紛度灞橋竭來芳候有蕭條豈爲雲態成翻手
頗類塵顏傍折腰翻覆尚如尋故步徘徊或可認前朝
千株萬樹烟光裏幽緒終然件野樵
紛紛陌上復樓東偏逐芳時散碧空漢苑春容眠起後
隋堤曉態有無中輕寒乍裊全疑雪淺媚徐生半借風
箇裏折枝非折絮悠揚丰韻對誰工
爲誰顰頟爲誰新歲歲東皇去住頻但向眼前憐易落
不如檻外任無因鋪從苔繡堪盈丈售與楡錢豈論緡
官道青青爭媚柳幾迷原是此花身

歲盡　　李若訥

浮生四十三荏苒歲將晏通籍久為郎畫餅十年官慵作能言鳥恐烹不鳴雁聊當鷦鷯枝雲霄無尺鷃羽毛尚氄氈但嗟陽秋幻東鄰如韭虀富貴咄嗟辦齊人求饞鼎魯人應以贋巧喚相如遲傲嫌叔夜慢躊躇物序非賦詩吾自諫

紀錦衣二首選一　　李若訥

紀綱咄咄青氈儒一朝遇合長風呼小才大命亦不副車子借錢錢終逋昔人種蘖為英傑轉眼犧繡已成屠

至今人惜執金吾

輓邢罔卿先生　　李若訥

隰城一夕黯重雲蘭室西風未散薰官署人間曾作吏星躔天上總爲文上林不愧雙司馬青李堪標小右軍轉憶當年流翰墨樂泿元菟也知君

辭官脫跡古犂邱那見青山不勝遊座客盈千眞北海交知大半似西州名人姓字需班筆才鬼文章寄玉樓庭下芝蘭俱秀郁封胡羯末復英流

答贈李應論孝廉　　李若訥

詩思翩翩七字眞春風得句絕纖壓濟南不枉稱文士
燕市曾同作酒人世上吹竽如彷彿曲中鼓瑟合通神
東山白也君無敵未許靑蓮兩後身

犂邱乃吾鄉古跡爲穆天子讀書處與友人漫賦
二章　選一　李若訥

豐鎬當時遠帝城東來傳說翠華名文披汲冢如妖夢
句憶祈招是怨聲除却五刑無可讀虛勞七萃爲誰行
穆王猥作縹緗事猶勝嬴秦烈焰生

寄懷王吏部葱岳時公在家園　李若訥

城隅別墅物華新青眼翩翩放柳顰暖趁香風春作勝晴開水鏡日爲人輞川境入維摩品青李書臨逸少眞聞道朝家需啟事前騶已灑薊門塵

家叔叅吾司訓興化奉詩四章以省 選一　邢王稱 無考

風物江干美隨顏破鬱陶飯秔頻佐酒持螯劇呼醪促棹衡明月聽簫弄暮潮玉人何處是逸興自蕭騷

馮楨卿先生以書貺訂交致所畫竹石徵余臨池拙技愧不敢當賦此答謝　邢王稱

文章北海豔諸馮染翰家聲讓國工墖雁春題傳射策
掖梧夕對議臨戎筆迴片石當軒出壘落疎篁映牖蓬
直諫風流均第一小巫今日敢稱雄

孟秋苦雨　王慶遠 宏祉

曲突終朝無爨烟蒼頭再典未贖田歸來羅得西鄰米
翻惹東鄰索酒錢

仲春食榆莢　王慶遠

點綴枝頭鵞眼錢炊來脫粟是朝饘杖頭阿堵常如此
逋客眞同酒帝年

侍家侍御沛水園宴　邢　固　疏之

叨陪驄馬使載酒辟疆園袍豔嬌紅卉林香引綠尊啣
杯雙鳥下奏曲亂雲屯幸得隨芳躅承顏醉竹軒

同唐二昭父宴天彛家叔南園　邢　固

素愛林蘿趣同尋鷗鷺盟遲回溪路窄徙倚樹雲平到
舍花生媚開尊興乃傾笑顏牆草亂步履澗泉清徑轉
山藏戸峰高日避明烟從松樹出人在嶺頭行衾枕薰
芳芷家庭長綠蘅竹開萬壑雨亭下一聲鶯茅屋饒風
雅田家少送迎躋攀資阮藉登眺共唐卿頓自無俗態

應多有韻情吾徒竟夕樂濁世暗中輕

送葉景唐還江南　　邢　固

送子亂雲起行行逐落暉江亭匹馬度楓岸一身歸秋氣生花罽寒風上布衣還還來知幾月莫惜叩荆扉

馬坊城　　邢　固

馬坊城外月如霜鹿角關前草欲黃薄俗逢秋多祀鬼沙門近臘半遊方生兒出戶惟知博娶婦爭絲那問桑井邑從來稱叢爾春風新喜借琴堂

除草　　劉宏光旦復

庭前有草草如林零露露濃濃且深內有芳蘭孤以直蒙戎其上杳難尋呼童爲我鉏而去未去先愁滋蔓據據柏據松據女蘿棘荊芒刺成多助從傍知叟語嘖嘖嘆爾多方塵爾勞君不見十月飛霜大地墜滿園薈蔚焉能逃笑指揮鉏姑已之其榮其枯任其時

感懷四首 下第作選二　　李應期仲昌

有田不善耕有書不善讀謀道復謀食百種百不熟妻子尚苦饑何暇恤童僕冉冉歲華徂桑榆安足贖

束髮友天下比德君子林交情托蘭石陋彼行路心上

下數年間落落昴與參壯者忽已老老者忽已墳昔賢千金軀今爲地下塵當杯慘不驩舊事難重陳

東行赴任書別大姪羽豐　邢琹 天石

聞說蓬萊好迢迢不易行海清雙鏡曉濤白一舟輕碧樹連雲翠丹榴映日紅蕭蕭行李盡苦恨馬疲癃

春日村居　李臺方 幼秀

隄柳園桃鎖碧烟山村風物勝年年農人告我春將老又叱烏犍種木綿

曉鐘　馬淑 東暨

夜氣惺忪半欲明諸緣未感抱孤清祇因空洞全無物却得春容不盡聲蓮久漸知秋月墮低沉似覺曉風生聽殘欲擁寒衾睡又早鄰雞取次鳴

遊戒珠寺訪戒空上人不遇　　邢　嶒 躋岳

鐵馬丁東鳥語忙諸天慧日隱禪房來尋帖在頭陀石貝葉經殘般若堂萬歷間置藏經堂久圮先太僕撰書碑猶完好鶴老高棲三界靜雲流倒影一潭光幽人也解偷閒意誰箇相逢話短長

暇日放歌倣李手鱗韻　　邢　崲 休阜

娑娑林間一事無華髮毿毿一老夫日有鶯聲不待索
時須香醪何用沽靜中氣味眞可樂樹頭樹底花不惡
杜門杜口誰炎涼應牛應馬夫何妨客至當歌復對酒
踈風明月與偏長

送林明府之濟南　戴養廉 西嵓

犂城皓月遶三台郭外寒梅半欲開君去佛山還悵望
野橋流水自徘徊

夏日齋中坐雨　戴養廉

雲暗霞飛過小亭閒中無事自橫經桐花著水光偏白

芳草何心色更青細雨霏霏琴帶溼微風裊裊硯池聲
流鶯窗外頻啼柳囑向山翁仔細聽

再入書院有感　邢振乾 健行

束髮名場憶壯遊十年重上讀書樓慚將馬齒論人齒
山自青青水自流

懷邢慎庵 廷　李傚廉 藻沖

由郭東偏地茅廬萬柳參垣低雲入幕境寂鳥聽談松
徑荃烟裊湘簾晝夢酣河間名勝地馳李豈容探

送李遵詔歸燕　馬昌麟

攜樽策蹇送歸舟人自關心水自流千里寄書常隔面
百年無病亦蒼頭長空鴈影參差過兩岸蘆花次第收
今日暫同芳菊醉明朝相望已悠悠

白雪樓懷古　　邢圅師館

當年此地峙層樓白雪名高憶勝遊泰嶽雲飛因雨合
淸河水漾抱城流平陵海氣憑東望不住峰烟向北收
七子遺編堪捧誦滄溟不見使人愁

燕翦　　邢悰怡亭

斜拋玉翦翦舞長空一段春光待爾工霞綺初裁朝映日

雲羅輕掠晚臨風曾於佳節隨卿尺時傍深閨競女紅
怪得園林縈碎錦并刀交落粉牆東

蛙鼓　邢　悰

都官鼓吹說鳴蛙沸耳聲譁動水涯昨夜黃梅排兩部
小池青草震三撾自多朋類頻相喚豈爲官私敢自譁
閣閣漫云徒取鬧五行水旱卜田家

柳絮泉訪李清照故宅　邢　悰

西風簾卷影沈沈佳句當年尚雅音柳絮泉頭聞弔古
清詞猶唱醉花陰

頌濟南張瞑洲太守詩　　馬汝梅韻友

仙郎原應宿列郡亦稱雄弼教庭馴鵲宣猷軾畫熊沂山初發軔濟水繼停驄僻壤滋豪猾通衢肆剽攻下車先所急迎刃易為功令不煩枹鼓名皆入缿筩羊群無許敗鼠技頓教窮未可從輕典因之警怙終全鉏莠桀桀漸殖黍芃芃吏食憐烏攫官刑恥墨㥟雙輪隨化雨一扇被仁風遺決無留牘耕耘徧宿堫嫩黃浮隴麥深綠茁畦蔥俯仰三農慶雍容四術崇育英開講院掄秀入黌宮萬瓦區廬廣千鍾給廩豐道州有元結蜀郡得

文翁鄰境歸臺下大僚傾座中循頁膺報最挂誤謫從
戎小蹶何妨驥哀鳴奈此鴻遊轅求破格守闕賫
宸聰絕漠驚沙暗慈幃落月空滌瑕收後效錫類鑒微
衷趣理滇南櫂遥辭塞北蓬歡迎相慰勞惜別轉倥偬
庠序殷勤問閭閻欵曲通餞筵惟水酌官槖總詩筒行
處露華白到時霜葉紅松楸培舊植蘭菊發新叢謝傅
終當出毛生未許同

頌濟南張滇洲太守詩　馬汝桐　鳳林

當代直臣與循吏滇中崛起數錢通政使南園先生澧劉武定司馬寄菴

先生（大紳）得公更足稱三傑在古猶爲第一流遠郭煙橫齊樹暝輕帆風送楚江秋頌聲載路何須贅但祝休教猿鶴留

秋日順德道中晚景馬上口占　孟長巒（篠林）

西望明山氣象雄匆匆驅馬郡城東鳥歸孤樹荒村外人在寒烟夕照中一片蘆花流水白無邊柿葉落霞紅低徊古蹟多湮沒俠烈猶懷國士風

任將軍墓　孟長巒

將軍傳是漢中郎北地邊陲藉守防一代功臣餘朽骨

千秋黄土卧斜陽寒烟衰草孤城外斷碣殘碑驛路旁
幸是行人多弔古至今博得姓名香

春日燕趙村看花即事　　孟長鑾

東郊策馬興偏酣春色將闌好共探勝日韶光纔過九
雅人芳徑恰開三憑誰贈畫都非賄任我求花豈是貪
潘岳河陽今不愧銜杯沉醉亦心甘
尋勝匆匆去復還看花餘興即看山峯迴落照紅千點
水繞平橋綠幾灣半日閒情消俗慮三杯醇酒壯衰顏
滿頭白髮花休笑春色撩人總一般

口外于役　孟長巒

四面隨山作往還終朝僕僕亂山間從今療盡看山癖行到山前轉厭山

瑯琊臺　孟毓辰

勝地入瑯琊規模亦壯哉山光簷外度海氣座中來越子都曾徙秦皇駕已回登高凝眺處人擬住蓬萊

黑牡丹　孟毓辰

小院名葩帶露芳雖非國色自天香風標詎染繁華境富貴依然黯淡妝種向漆園羞魏紫擕來金谷壓姚黃

硯池斜繞欄杆外暗影參差印淺塘

酬張廣文　李載陽 文龍

飛來珠玉兩相偕偶爾題襟孰與儕老去漸於詩律細
此言翻用語方佳

緑隱書齋窗外葡萄　葉繼程

露葉風枝絶點塵卜居剛及餞殘春夢回月暗聲疑雨
日午窗虛緑浸人門外軟紅迷世界眼前空翠似山鄰
幽期畢竟從吾好一卷南華寄此身

春日感懷　葉繼程

吟遍楊枝與竹枝生平哀怨有微詞欲將愁去多風雨不信春歸易別離狂到杜陵甘作客窮如東野例工詩人間少壯無多日莫待秋霜染鬢絲

崔節婦詞　李汝南高陽

蒼松勁柏性原殊況復氷霜勵楚㜈飲恨腸迴應是石含悲血滴定成珠斷來機杼憐兒女嘗去酸鹹養舅姑彤管輝流千載後邱壠長照月輪孤

登千佛山　邢世錦照麟

山勢鬱青葱齊州一望通翠攢芳郭裏烟鎖畫樓中松

杪聞疎磬薜牆度遠風靜㳟禪悅理心跡雨澄空

蘿陰封洞口石竇響涓涓愛此源頭水居然不老泉篇 水鏡

生秋嶺樹鐘破寺門烟歸去夕陽暮平城月半懸

靜坐　　女史馬邢慈靜

閒拋鍼綫坐來深靜裏頻將面目尋色相都忘身是幻

一潭清影月沈沈

讀三國志　　馬邢慈靜

抱膝長吟道自尊一時魚水感深恩當年若穩隆中臥

不到秋風五丈原

九日寄兄　馬邢慈靜

千里愁多病未蘇登高無力倩人扶黃花此日開應徧曾有新詩上卷無

孤雁　馬邢慈靜

凌寒隻影下龍荒豈爲區區覓稻粱無假秋風雙繫帛蘆花明月滿天霜

丁香　女史康邢順德蘭圃

嬌小生來態度妍萬般嬝娜夕陽天春愁叢結爲誰結瘦影堪憐只自憐細蕊星星晴日下幽香漠漠晚風前

英含舌底流芬遠吐出新詩字也鮮

玉簪花　　康邢順德

名著江南第一花溶溶玉色淨無瑕清芬未許梅先占
素質豈容雪獨誇簪影漸隨秋月轉枝頭時向晚風斜
座中願得常相伴不羨妝臺佩六珈

中秋　　康邢順德

一輪明月又當頭病骨珊珊強倚樓自是愁人怕見月
非關望月使人愁

病起臨鏡　　康邢順德

歲月催人疾似梭鬢雲零落奈霜何個中別有傷心處
不是因詩瘦減多 以上邑人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
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工部員外杜　甫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遥連滄海高職
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
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
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皐徐關深水
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吾衰同泛梗

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暫如臨邑至鵲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杜甫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卻望懷青關靄靄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鴈翅泊 土人于此泊羅鴈拔羽爲扇

楚人馬如乾

鴈翅泊頭沙似雪戍頭角鼓聲悲切鴈奴驚起啄沙寒獵火平原明且滅迢迢濟水若爲家夢斷衡陽歲月賒兄弟兩行憐欲死北來南去影橫斜君不見民居何太

苦土無毛今惟斥鹵以茲感歎不聊生拾得寘鴻一羽輕學裁宮扇逢人賣又恐西風先背盟

送管一初叅政陝西　光祿寺卿馬理

天樞東畔勾陳傍玉食同嘗奉玉皇誰識故人偏有幸棠陰新覆釣磯長

送管一初入賀感懷　大學士徐階

南滇初炎赫文旌覲玉墀雲飛鵬翼健梧集鳳毛奇戩轂賡周雅呼嵩見漢儀退朝青鎖闥應憶舊追隨

淮上遇管一初感懷　兵部尚書蘇祐

秋江自倚高郵棹客路逢攀廬岳車去鴈來鴻各縹緲
疎燈尊酒對躊躕朝廷向日多封事關塞乘時有捷書
萬里風雲護行色十年青鎖舊華裾

臨邑邂逅田華野為留五日　鄉進士　馮惟健

跨馬還東海風花處處宜錦韉隨去住朋舊任棲遲紅
堅櫻桃熟青林杏子垂偶逢嵩少客高曠亦吾師
兩獻金門賦長沾紫陌塵春歸滄海盡興遇故人新河
洛遺章在嵩陽舊蹟真平生好古意開卷對吾頻

劉明府簡閱射士賦贈　訓導江都　李應暘

康國資雄略防危仰大才賢侯修武備簡士莅戎臺虎
韔依甄集雕旗約陣開威聲排海嶽號令肅風雷按籍
掄長技分曹校異材弓翻明月滿箭激駛星來殺氣纏
猿臂寒光迸鐵胎紅心分命中畫鼓疊撾催欲得穿楊
巧須遴貫札魁淩晨揚旆出薄暮振容回鐃吹塡空沸
旌旗擁目瘞世衡招旣悉昭義教猶該遂使彎弧輩皆
稱彍騎推先驅捐戟箙遊徼靖氛埃逖烜花封烈潛消
草竊媒墉隍歌保障民物荷栽培叨切鈞樞豫欣招佩
韘陪願崇觀德典還覩右文裁

謝邢太學子愿爲作暖牀長句 訓導江都李應暘

南人不識炕冬夏惟匡牀自我來齊中始知北地寒莫當齋舍冷觳觫短檠無晶光碎裂青氊毿毴禿邢有絳帳空荒凉慘凜不異去衣宿蝸螺會殊蠶室殭太學邢生眞義士一朝邂逅莫逆超尋常察余職冷綈纊尠薰彼德煥沉檀煬周覽寢廬嘆嘖嘖傍睇敝榻增遑遑亟令童僕具村甓遣工作炕抨之康仍復躬督盡堅緻雅情戀戀不翅火齊珠琳琅向夕展裀試高臥融融暖煦生春陽燕谷吹律不足擬匊數肉屏温柔鄉晝坐把帙

快披閱宵眠偃息忘渠央不用負黃襖不用煖足湯不
用金帳蘭闥飲羔羊不用錦衾角枕褰鶼鶼都失痒痺
苦展轉亦免溧冽成痟瘍中懷暢適信非偶外貌豫愷
尤無量因厭趨炎徒便欲老此元冥方申戒鷺鳳走尺
牘報謝媿乏瓀瑨璆璊璜兼訊想恩甯復爾爾不審雅
致瓌輿有無山陰雪夜之孤航屢憑烏皮敝几候支旆
傾寫白眼傲世磈磊之衷藏償首夏冀北隔闊之渴想
續客歲歷下聯榻酬倡往復議論符契無迴章時刻黽
勉進修互夾輔肯逐渠略漚泡澈洌璅屑齷齪淟涊名

利如陳張

詠學齋珍珠花二十韻　　李應暘

漢廷稱玉樹唐殿榜瓊林何似丹臺上移來黍苑珍聯緋攢蕋密流采耀枝森炫夜貞淆李當秋欲混棱露濡蛟客泪月射蚌娥姹粉蝶穿難見黄蜂貯可尋珊瑚羞點靄雪霰避露霓間葉星瑤玦交柯簇鳳簪隕奢金谷撒綻徹水晶參燦燦璇璣直纚纚寶蓋臨步搖風歷亂佩解雨淋滲瀛鳥羣翔吐會城列綴深隔簾光灼灼依樹影沈沈綺席光星弁雕亭雜珮鐔日華搖戶額風采

蘸池心照乘遺何遲連城價可任山礬那足擬茉莉未
爲琛自是供詩料尤宜泛酒斟主人欣愛護上客喜哦
吟莫訝頻來賞躭奇興不禁

挽賈烈女　山東提學　李化龍

蔓草寒蕪掩玉姿輕生原不爲恩私情同深井辭金後
心似延陵挂劒時明月不隨仙史駕秋風獨秀女貞枝
三齊豪傑如雲滿汗簡他年知是誰

贈許侃黃華致政詩　臨朐　馬　愉性和

粲粲金錢發舊籬清標應共歲寒期甯論黃霸登庸日

却喜淵明歸去時三郡有聲黎庶詠一心無愧老天知
人生富貴還鄉少況有兒孫獻壽巵

贈邢子愿侍御四律　太倉王世貞弇州

星郎南代大家巡海國東停使者輪繡斧寧爲暴公子
朱顏妬殺尹夫人篝燈疏草三吳淚隱篋芸編萬古身
怪得弇園霜色薄尊前笑語盡陽春

一叟沾沾喜自論浣花全勝百花村停驄衆訝桓公轡
羅雀吾驕翟尉門樹暝忽迴春雪照臺孤逈見法星尊
即能傾盞輸肝膽無那初筵黯別魂

皎然氷玉見風姿況有新篇圖色絲不盡弇園仍澹圃
爲探周鼎復秦碑談濕草樹寒從破坐久星河夜下垂
惟有壠梅尤氣色似聞先卜蚤春期
草徑衡門有荷蓑野情能不避雙呵使君文逼東西漢
處士山連大小何偷煖地棠殘紫在狎寒天竹小紅多
莫疑車騎邪侯簡爲恐霜威惱薜蘿

送李季重遷楚臬　魏浣初

開府遲君已十年吳頭楚尾却因緣東南鑰自專城筦
江漢槎看萬里沿歷下才名今一變郢中聲調向孤傳

洞庭月只蛾眉細依舊清光屬酒仙

訪邢玉衡祉長漯川別業四首 選一 董應雷

濟上思公子琴書到處家北窗依舊榻南郭買新茶詞
客同拈韻田夫亦種花明年秋有約爲摘邵平瓜

弔忠烈邢玉衡文學四章 選一 張忻 北海

庭趨年少蔚才葩每嘆緣奇隱國華文選龍門紹太史
書追大令稱名家未將彩羽翔黃閣遽委幽燐向白沙
傳道挺身攖刃血不堪腸斷哭如麻

子愿字 新城 王士禄 西樵

豐頤方口如公異筆墨風流信不羣千載舊觀還內史
一時好手似羊欣

論詩絕句　新城王士正阮亭

來禽夫子本神清香茗才華未讓兄徐庾文章建安作
悔教書法掩詩名

過子愿先生墓　王士正

秋晚犁邱道西風黃葉深婆娑嘆官柳惆悵少來禽一
代風流絕孤墳牧豎侵通家懷舊客重鼓雍門琴

贈許山人慶士詩　餘杭孫應龍海門

耳中聽說許岐山身爲孝子父義士義士還金世所稀天不憐貧翻稿死岐山骨立徧號呼持券鬻身入都市因之感泣衛夫人竊學簪花餘緒耳父子天性亦尋常爭誦岐山乃其恥復有兄妹久公甘張公忍字書百紙吁嗟乎有是父有是子令德繩繩歌濟美泰之山濟之水千古高深有如此

三學資福禪寺觀趙文敏碑版及門榜字書邢太僕論後　　劉佐沛

域烏尾訛河星搖仡祠禿樹供殘燒簷鈴替淚響聲怪

蛾賊遍地行搜牢刼運旣住戰爭息獅幢幸免懸弓刀
贔屭董整完缺牛吳興姓氏猶昭昭缺者旁斜類鶴膝
完者側捩成蜂腰石上瘢痏面目劣況經雷火馳狂飈
來嘗主人過其下扼腕魄死魂難招仰觀門榜六大字
三蘖遒勁兼天韶榻移殿左臥復起椽燭輝煌燃中宵
以髮濡墨爲撰記勢如渴羌傾天瓢首言結搆妙入古
次言歲月工題標刊者名某一一載顏筋柳骨頗深雕
太僕以後具眼寡誰從家雞詢蘭苕沛也棗昏不足數
強作解事申長謠

讀太僕遺集作書遺揩石年翁　松陵潘　耒次甠

有明書家十數子北方傑出邢與米米書粗豪駭庸俗太僕軒軒自流美秀不傷骨遒有鋒玉山照夜雕摩空得筆得韻縱超絶並驅南董人地同當日聲名高北斗兼金一字高麗購今求遺跡尺幅無來禽之館傾頽久徒繙遺集重咨嗟淹雅名通自一家擬議微嫌墮時轍縱横不礙舒天葩後生莫澷輕前輩往往一身兼數器右軍經濟掩書名松雪文章韜藝事刀環水淺不成河鹿角關前戍壘多文采風流銷歇盡寒山片石重摩挲

豐令李麟趾先生德政詩　蕭縣進士　任觀瀛

甲第競傳白雪樓龍門雅望自千秋清風共仰陶彭澤慈惠咸推陳太邱月照嵐山鳴析靜風蘩榆社種花稠佇看寵召循良日鳧影雙飛天際頭

元宵盆花燈詩原韻再寄李清菴孝廉邢躋岳文學　臨邑教諭　王培元　伯雪

豈是花神暗裏催元宵已見壓欄開燒燈欲擬春風笑惹得騷人踏錦囘杏

笑綻燈前姊妹行飛霞攢錦鬧春光從經逸客題詩後

一架眞成滿院香薔薇

雅雅于飛四章章四句　高密　李憲喬少鶴

道逢臨邑農婦逃荒者從其夫無怨色亦無惰容歎其野人中有志如此爲賦詩云

雅雅于飛載飛載鳴嗟我勞人不已于行

雅雅于飛載飛載止嗟我勞人將于胡底

日之沒矣星之出矣從我良人于焉息矣

星之沒矣日之出矣從我良人于焉發矣

劉將軍過嶺得怡亭兒書致唐鉤十七帖黃庭經

皆其先太僕舊搨也萬里之外厚意慨然輒作

詩附書册末即寄怡亭　　李憲喬

我雖不解書酷愛來脩蹟遂於諸尊宿獨鑄子愿佛公
孫又吾友四海求遺澤議論獨見假謂我劣能識凡有
所搜購必屬爲辨跋曾聞泗水碑爲公晚年筆因此世
少傳久知汾鼎失一朝忽入手就我不遑食形模雖具
存曾贗非眞實初聞未肯信更訪遺老述果出徐元化
鼓掌乃啞啞别來近十稔多少更何獲頭寓萬里書搨
一本緘裹密黃庭非世見精卓入毛髮斷碣又數幅首搨

十七日餘牵不可讀恨遺帖也割割裂猶光精珠出朽
蚌節此帖誰所摹褚虞未敢匹流傳魏與韋到邢始入
石我得空歎嗟嵬瑣記紙末未知百世後又被何人惜

讀黔塗紀略敬跋錄呈怡亭寅丈　趙岳年　松麓

昔在神廟問臨池推太僕慈靜公女弟淵源本家塾光
工古文辭清新迥拔俗歲久罕流傳渴懷結幽獨邢子
我寅好乃其耳孫屬什襲出家藏一卷手所錄黔塗扶
櫬歸瀝血攄款曲是夕天欲雪陰風撼老屋椎榾冷無
烟啾啾幽靈哭對此心骨摧悽戾不可讀欲罷難去手

展卷仍三復健筆老更成古味散郁馥胎息近六朝仿
髴潘與陸夫人遺蹟湮斯文等金玉會看絕塵緣正襟
一啟匱

太平曉鐘　邑令獲鹿魏　壯貞菴

愧我三年宦犂邱古附庸那堪塵俗吏常聽太平鐘眞
使名心冷翻教去志濃背如風過耳時一叩吾胸

犂邱遠眺　魏　壯

犂邱讀書處令餘土一邱我爲斯邑宰心與古人遊但
望瘡痍起難言惠澤周凭高舒遠眺爰止思悠悠

雙堠桃柳　　魏　壯

按部驅雙堠春光亦太奢柳垂長短線桃放淺深花所重催農務非徒玩物華漫勞童叟祝慚愧雨隨車

城子霧市　　魏　壯

不是蓬萊閣渾如海上奇每於來處見還自望中疑變幻殊形狀須臾忽轉移好將城子市增入蜃樓詩

清涼夜月　　魏　壯

所省惟鄉月分輝是處明潔如廉吏節光比玉壺瑩官已三年久心同一片清夜深相對照差可見平生

泊沙落雁　　魏壯

愧我爲民父時時憫澤鴻適從高柳到群落泊沙中字隱龍蛇跡蘆銜廣莫風會看雲路影俯視更書空

奎樓星聚　　魏壯

乘墉環雉堞高處矗奎樓課士茅斯拔興文翮共修哉將題雁塔期以壯犂邱勝國多先正吾徒尚匹休

鯤池流香　　魏壯

禮儀隆朔望趨謁聖人門泮壁香堪挹斯文道共尊願擕東國士都作北溟鯤莫但依芹藻聯鑣紺雪園

城隍廟禱雨恭紀　魏壯

奉　命茲承乏分茅涖一方恪恭循職任欽恤體　君
王步禱捐靑蓋心齋薦赤章倘辜三尺法甯以一身當
犂庶亦何罪旱乾罹此殃尚祈神鑒察惟冀澤汪洋觸
石興膚寸爲霖看洽翔豈徒吾境潤行見萬邦康預兆
豐年瑞紛呈兩穗祥好書天下雨飛騎報　嚴廊

太平曉鐘　獲鹿進士　魏述祖　繩孫

兩年遊屐息花封髣髴飛鴻雪裏蹤荒署月明黎子國
遠郊風送太平鐘幾聲堪省利名客淸夜自慚塵俗容

十二因緣齊淡却應將一指叩天龍

黎邱遠眺　魏述祖

故址惟存土一邱一邱猶許屬黎侯夕陽還照讀書處
荒草頓韋千古愁殷代附庸思玉帛穆皇車馬憶風流
登臨不盡滄桑意漫道凭高是勝遊

雙堠桃柳　魏述祖

兩堠葱葱淑景賒東風趨我一停車二三月裏弄春色
五六里來鋪錦霞桃解白紅妝豔治柳拖長短線橫斜
還將貰酒饒遊興看盡河陽滿縣花

城子霧市　　魏述祖

曉來深霧護平疇極目誰能識所由爭說一川城子市
宛如千疊蜃中樓迷漫晴度晨雞唱彷彿遙傳牧豎謳
擬到蓬萊高閣上更將滄海一齊收

清涼夜月　　魏述祖

九秋長夜月如霜古店徘徊漏正長平地羽毛皆可辨
滿天星斗逼無光欣聞遠寄書開匣細數遙空雁幾行
疑在廣寒深處宿命名端不負清涼

泊沙落雁　　魏述祖

瑟瑟西風雁影斜遠鶱雲表路初賒隨陽有志來高柳
鎩羽何妨憩泊沙幽響偶傳嘹嚦韻曉霜猶濕荻蘆花
嗟予踏雪渾相似射策歸來到處家

奎樓星聚　魏述祖

東依大阮駐征車徙倚奎樓縱目初前代舊聞多宦蹟
百年今見一賢書（邑百年止許君震偉舉孝廉）黎邱秀色還葱鬱沛
水清波好祓除況是絃歌興雅化任扶搖去莫趑趄

鯤池流香　魏述祖

戟門佳氣鬱霏微泮壁清漪漾日暉東海鈞從斯地下

北溟鯤自此中飛來時藻色邀閒座去後芹香帶滿衣
二十年前曾發軔至今䰟夢尚依依

來禽館弔子愿　章邱　拔貢吳連周

來禽書法太精神清品翻教掩妙眞騷雅獨當七才子
文章高掩六朝人侍中未肯阿張讓河內猶聞借寇恂
毘閣團槐何處是祇今瓦礫滿荒榛

春日登聚星樓　吳連周

聚星樓俯古城隅春日憑欄儼畫圖沙埠杏花紅匼匝
烟村楊柳綠糢糊瑤華駐輦成今古點鬼迎人事有無

不是仲宣多感慨也來眼底寫平蕪

來禽館即景 四首錄二

邑令上杭莫樹椿

幽齋瀟灑闢何年斷續書聲到耳邊紅杏一林香夾路綠楊千樹碧連天無多臺榭迎風月大有文章法聖賢此日我來慚俗吏替公重整舊花田

蕭疏廿六景何存落得來禽一欵門莫問紅塵消鐵骨擬沽綠釀弔詩魂宦成有幾名傳後制樸無華地自尊差喜時和人樂業偷閒踏破舊苔痕

台簪出宰臨邑邀余同至衙齋紀事感懷率成四

律

石門吳玉森梅岑　舉人

策馬犂邱道西風獵獵生斜陽明古渡衰柳繞孤城民樸堪徵俗秋成暫輟耕流風稽父老猶說長官清南嶼伯曾宰臨邑

笑我飢驅者東遊亦有緣未餐盤內蓿且唱府中蓮鄧禹封侯歲劉蕡下第年霓裳同詠日已讓著鞭先

官舍清如水窗明透日光奇書多插架情話又聯牀詩句留前哲鐘聲出上方石門棲宿處旅客倍思鄉

地異情無異書聲繞茂林十年風雨夜一樣弟兄心炙

硯消清課絃琴協賞音臘醅匆乍熟相對酒同斟

和梅岑原韻　　邑令王心一環山　肥鄉

卅載巽壇坐常談慣老生問奇披王府訪古擁書城藝
圃聊行樂毛錐暫代耕江村傳北土水木此俱清
别浦開吟社芙蓉憶舊緣幾人攀紫桂若個繼青蓮目
送登瀛客心傷過夏年驊騮誇捷足漫許著鞭先
大東趨筮仕四載易春光褒倣寒生座庭空月在牀一
麾誇作宰百里異殊方慙愧虛聲附無緣慰四鄉
官舍清無奈良朋接武林岑若聯異地風月話同心愧

我刀傷手聆君玉作音杏林春色近元氣賀調掛

和梅岑原韻　錢塘　吳洽林壬甫

濫竽東郭子負笈魯諸生馬首經村路雞聲聽縣城閒宜詩窖掘貧有硯田耕衙鼓撾多少齋除水樣清結得烏衣社風萍聚有緣離懷催爆竹預兆撒金蓮篝火橫經夜簪花設宴年行碁推上品落子易爭先隱之家派舊門祚繼前光譜別東西眷交聯上下牀彈毫呈末技促膝共殊方衣帶鴛湖水南雲各憶鄉里閈鍾荀近齊聲著作林功名强仕歲友愛故鄉心徐

孺叨延譽牙生託賞音欣逢官燭藝問字幾盃斟

台鐟疊前韻見贈奉和　吳洽林

新綬看君佩丰儀尚瘦生書名徐季海詩思謝宣城夏屋能容客春犂待課耕中年循政報有譽表貞清

平生行腳到粥飯喜隨緣冷面空巖竹孤懷濁水蓮題襟聯雅雨壓綫感中年跛鱉難爭驥飛騰愧我先李郭邀同感叨依末座光圖窺摹印室（壁間有篝燈校印圖）燈借讀書牀（今秋承招居寓館每常借坐塾齋）雛鳳皆英品元龍有義方高風傳祖硯八詠擅江鄉

解衣爲畫史新紙檢雞林曾屬寫京口三山圖東埜眞寒士南村盡素心鵲巢新迓歲牛鐸偶諧音石鼎聯吟處春缸耐淺斟

初抵臨邑口占　吳洽林

黃埃吹蕩蕩斗大一城包有市逢剛日無山限外郊天空疎樹東風定遠烟交定有逃名者超然此結茅

素俗安淳悶通闤景似鄉烏犍農業利白鹿講筵荒風氣由之瑟門庭賜也牆探丸除草竊猶易報循良

將之都中留別台簪　秀水進士李貞木訥菴

歲踏槐花苦厭忙況逢知已別殊方半年曾下齊東榻
明日重驅薊北裝敢謂文章能奪命且隨傀儡去登場
雞蟲得失尋常事倒載來遊舊葛彊

將歸里門留別台簪　秀水舉人姚吉祥養恬

岱雲漠漠繞涼天垂柳長亭拂去鞭轉眼秋分千里月
回頭春暗五陵烟倘尋覆鹿知何處重問來禽定幾年
正是江南好風景（用杜句）斜陽一路聽鳴蟬
待披肝膽快平生無那秋風頓促行陳榻愧從徐穉下
阮林喜訂仲容盟（謂令姪雒宜孝廉）故園花好期難負官閣倩

濃酒更傾此去枌榆如問訊玉壺一片貯氷清

過臨邑訪沈台𤦺明府即贈　秀水舉人盛　鈁犀林

百里古犁邱清連岱嶽秋使君非俗吏高詠自風流政

蹟三齊最圖書四壁收悠悠誰可與剪燭此勾留

爭羨年華富誰知閱歷深藹然慈惠意修到太平心翠

竹神蕭灑蒼松氣鬱森祝君恢幹濟東輔徧甘霖

九日同人登聚星樓用查初白九日飲朱大司空

莊韻　仁和魏　寅西園

數里迴遭斗大城登高極目倍分明聯吟喜得同人集

啜茗何如載酒行樹結濃陰凝暮靄鴉盤急陣作秋聲
昔年曾記壺觴樂此地重經益愴情

久別西湖百菊莊四年虛度此重陽偕來登閣酬佳節
等是離家在異鄉衰草羊群看放牧碧天雁影憶同行
迢遙南北愁俱老料得今朝鬢欲霜

丙申長至後二日過臨邑贈沈台簪明府

江南通州
高唐知州　徐宗幹樹人

載星東望指闌干且喜霜天月未殘偶客他鄉訪知己
不辭行路夜深難

入境翻疑馬不前只因小別已如年圍爐校印編新譜

料想篝燈尚未眠前爲題篝燈校印圖

百餘里外劃鴻溝往返詩筒付置郵今日造門從我便

陳蕃一榻約重遊

淸風果爾故人來昨贈集句以好雨知時節屬對茗盌論文勝酒杯一

紙黃花新搨本好將文獻補犂臺

出宰臨邑邀梅岑同至衙齋頃以感懷四律見示

卽和原韻　　邑令桐鄉沈　淮台籓

來往踪難定塵勞笑此生今春攝篆肥城秋間又有長淸齊河臨淸諸處鞫案之行

鄉愁蘆渚水官跡漯陰城雪霽鴉爭樹泥融犢勸耕顧碧題額在似舅勵冰清吳南嶼舅氏曾宰是邑尚有手書顧碧堂額

盧李親情洽他鄉結勝緣宵寒窗閉竹談縱漏移蓮雲舍懷千里塵途隔一年去冬同至濟南老梅欣得氣應占百花先梅岑明春入都應試故及之

寂坐此官舍風燈無定光循環欣把酒曲尺更安牀快雪來禽帖明邢子愿太僕刻有來禽館帖英風演馬方在城東舊志云燕王南征曾演馬於此衡文多士集觀風生童到者百餘人幸近聖人鄉

忽見歸飛鳥因之憶故林年光餘燕尾世事感蓬心寺

古聞鯨吼途長少雁音時方作家書銷寒吟社結臘酒好須斟謂吳王甫茂才

疊前韻贈王甫　　沈淮

作客殊岑寂高談愛友生一軍攻酒國五字據詩城歲盡心多事莊荒舌獨耕石銚圖絕妙斜插古梅清曾為余繪東坡石銚圖

君本西泠秀相逢有夙緣詞塡姜白石詩詠李青蓮槐樹留新夢齋前有雙槐桃符換舊年官齋蝸殼似鳩占一枝先君先到署

炙硯添濤興晴窗拂麥光蟹浮圓沸鼎龜活亂楮牀除
舍塵三斗懷人水一方遲眠因愛月長負黑甜鄉

大阮余曾識論交羨竹林令叔秋墅曾招至德平署盡除名士氣相
見古人心氷柱有寒色風鐘無定音快聯新舊雨句好
不須斟君和梅岑詩先成

晚抵下口　沈淮

不辨征途色濛濛沙土中灘荒蘆捲雪天曠鶻盤風市
散孤村靜詩題壞壁工重陽花事好遠信盼南鴻

重九聚星樓登高　沈淮

重陽例風雨秋晴解宿駁尋幽選儔侶塵纓謝覊束行行城東隅登臨恣遐矚平楚宻如薺炊烟起茆屋秋卉無俗姿沿籬散黃菊勝日共嬉娛深杯酌醽醁涼風從北來南雁翔肅肅計我違故園三度駒光速蓬徑已全荒塵勞徒案牘茱萸插滿頭離愁紛萬斛高臺渺何處郎讀書臺故址盛衰理倚伏聊復題花餻及時且行樂淸遊愴忘歸夕陽挂林木

彌陀寺石幢歌　沈淮

金秋氣蕭森霜葉丹黃鍊出郭尋幽勝天涼腰脚健城

南卅里迤沙溝跨金線寺前有沙溝河金線橋跨之古刹標彌陀鐘魚出禪院殿左植石幢緣繡古苔纒厥高餘五尺其圍方八面有唐大中年劉氏方佐建尊勝陀羅尼經字鐫巍顫大半文漶漫摸讀殊難徧況復經俗手重刻跡多贋憶昔象教興白馬馱經便說法散天花崇信惑愚賤緬彼宣宗朝神仙術心羨遣使迎方士轉圜幸納諫大中十一年迎道士軒轅集於長安旋遣還山人貴屏嗜欲道豈求虛幻迄今千百年滄桑幾遷變蘭亭沒幽隧薦福轟雷電碑版久銷沈猶留石一片得毋隱鄉僻貞介不求衒顯晦本尋常

古懷我眷戀摩抄手不置響搨墨光絢

杏花邨

土岡高下樹成叢仙杏花開簇簇紅絕妙三間茅屋外青帘一桁颺東風

春林雨過碎紅酣出郭清遊客兩三一幅天然好圖畫教人風景憶江南

來禽館　桐鄉沈寶禾稚宜皐人

藹然祖佛競歡呼一振家聲起鳳雛金粉蒼凉追六代黼衣峻整指三吳南宮膏澤輿人誦東國風騷大雅扶

合付中書上上考石家策數侍天衢
白雲親舍奈愁何便脫朝衫換芰荷裴度園林宜倦客
鮑昭詞賦答妍娥酒盃老去黃花健碣石今來青李多
奚止舊家風物渺荒荒殘照感銅駝

抵臨邑呈叔父　沈寶禾

來時躑躅商歧路奚見山城喜欲狂談笑方殷翻涕淚
鬢眉更老幾莖星霜五年間隔虛通札群季從容粲列行
衙鼓漸沈雞漸唱喃喃猶自道家常
弱妹依人劇可憐阿兄見汝益凄然忍從漬酒蒼涼外

追憶登爐拜送年官舍風爐塵是海貧家生計硯爲田
太清寥廓空徵澤豈以雲泥瑣瑣權

臨邑縣志卷十二終

